

虛云和尚講

虛雲和尚方便開示

虚云和尚方便开示



虛 雲 和 尚

佛教世人持淨戒
戒淨莊嚴清淨身
了知舍那心地印
生佛無殊一體真

虛雲題



序

原夫「妙高山顶，从来不许商量」，故三世诸佛有口难宣；而「第二峰顶，诸祖略容会话」，则千七百公案任运纵横。盖第一义谛，不落言诠；但指示行门，岂无方便；此历代祖师之不废言说，各出手眼，接引学人，令自悟入，自至踏破上头关楔子，有由然也。先师古岩虚公老人，一身继五宗法统，一心秉诸佛本怀；兴丛林，传戒法。护僧团，度群品，诸凡超卓行谊，世所共稔，毋俟赘述。实则，老人所成就之一切佛事，无非摄入宗乘；其隐密处，非泛泛者得窥其涯涘也。观其一生行履：独处则禅悦为食，同修则领众坐香，示语句不离宗，棒喝全提，正令可知矣，老人生平举扬向上一著，不涉玄妙，类皆平易示人，直欲使人当下知归；若能依而行之，决可到家稳坐，与诸佛把手共行。其中以百十六岁时方便开示，指示用功途径，行门法要，尤为详尽，言言亲切，句句指归；於宗门奥义，以深入浅出方法，用简显言词表达，将其和盘托出；但解语者，莫不喻旨。如斯剖露肝肠，具见

婆心痛切！曩者，李缙铮居士来山论道，仁自惭谩陋，不可以辱高明；乃将老人此示语以示。居士於领会获益之餘，慰喜无量，顿发大心，拟将之另印单行本，流通於世，雅欲人人咸沾，老人法益，共证无生；弘愿堪嘉，岂祇余为之随喜赞叹，即老人在常寂光中亦当破颜微笑也。书将付梓，问叙於余，为之聊弁数言，以志缘起云尔！

己酉孟夏复仁叙於香港芙蓉山虚云和尚纪念堂

空玄和尚方便开示

方便开示

乙未闰三月十一日（即西历一九五五年五月二日）时年壹佰拾柒岁卓锡
江西云居山）

释迦如来说法四十九年。谈经三百餘会。归摄在三藏十二部中。三藏者。经藏律藏论藏是也。三藏所诠。不外戒定慧三学。经诠定学。律诠戒学。论诠慧学。再约而言之。则因果二字。全把佛所说法包括无餘了。因果二字。是一切圣凡。世间出世间。都逃不了的。因。是因果。果。是果报。譬如种谷。以一粒谷子为因。以日光风雨为缘。结实收获为果。若无因缘。决无结果也。一切圣贤之

所以为圣贤者。其要在乎明识因果。明者瞭解义。识者明白义。凡夫畏果。菩萨畏因。凡夫只怕恶果。不知恶果起于恶因。平常任意胡为。以图一时快乐。不知乐是苦因。菩萨则不然。平常一举一动。谨身护持。戒慎于初。既无恶因。何来恶果。纵有恶果。都是久远前因。既属前因种下。则后果难逃。故感果之时。安然顺受。毫无畏缩。这就叫明因识果。例如古人安世高法师。累世修持。首一世为安息国太子。舍离五欲。出家修道。得宿命通。知前世欠人命债。其债主在中国。于是航海而来。到达洛阳行至旷野无人之境。忽覩面来一少年。身佩钢刀。远见法师。即怒气冲冲。近前未发一言。即拔刀杀之。法师死后。灵魂仍至安息国投胎。又为太子。迨年长。又发心出家。依然有宿命通。知今世尚有命债未还。债主亦在洛阳。于是重来。至前生杀彼身命者家中借宿。饭罢。问主人曰。「汝认识我否。」答曰。「不识」。又告曰。「我即为汝于某年某月某日在某旷野中所杀之僧也。」主人大惊。念此事无第三者能知。此僧必是鬼魂来索命。遂欲逃遁。

僧曰。「勿惧。我非鬼也。」即告以故。谓「我明日当被人打死。偿夙生命债。故特来相求。请汝明日为我作证。传我遗囑。说是我应还他命债。请官不必治误杀者之罪。」说毕。各自安睡。次日。同至街坊。僧前行。见僧之前。有一乡人挑柴。正行之间。前头之柴忽然堕地。后头之柴亦即坠下。扁担向后打来。适中僧之脑袋。立即毙命。乡人被擒送官。讯后。拟定罪。主人见此与僧昨夜所说相符。遂将该僧遗言向官陈述。官闻言。相信因果不昧。遂赦乡人误杀之罪。其僧灵魂复至安息国。第三世又投胎为太子。再出家修行。即世高法师也。因此可知虽是圣贤。因果不昧。曾种恶因。必感恶果。若明此义。则日常生活逢顺逢逆。苦乐悲欢。一切境界。都有前因。不在境上妄生憎爱。自然能放得下。一心在道。什么无明贡高习气毛病。都无障碍。自易入道了。

闰三月十二日

古人为生死大事。寻师访友。不惮登山涉水。劳碌奔波。吾人从无始来。被妄想遮盖。尘劳缚着。迷失本来面目。譬喻镜子。本

来有光明。可以照天照地。但被尘垢污染埋没了。就不见光明。今想恢复原有光明。只要用一番洗刷磨刮工夫。其本有光明。自会显露出来。吾人心性亦复如是。上与诸佛无二无别。无欠无餘。何以诸佛早已成佛。而你我现在还是生死苦海里的凡夫呢。只因我们这心性。被妄想烦恼种种习气毛病所埋没。这心性虽然与佛无异。也不得受用。今你我既已出家。同为佛子。要想明心见性。返本还原的话。非下一番苦功夫不可。古人千辛万苦。参访善知识。即为要明己躬下事。现在已是末法。去圣时遥。佛法生疏。人多懈怠。所以生死不了。今既知自心与佛相同。就应该发长远心。坚固心。勇猛心。惭愧心。二六时中。如切如磋。如琢如磨。朝如斯。夕如斯。努力办道。不要错过时光。

闰三月十三日

古人说。「若论成道本来易。欲除妄想真个难。」道者。理也。理者。心也。心佛众生。三无差别。人人本具。个个现成。在圣不增。在凡不减。若人识得心。大地无寸土。一切世出世间。若凡

若圣。本来是空。何生死之有呢。故曰。成道本来易。此心体虽然妙明。但被重重妄想所盖覆。光明无由显现。而欲除此妄想。就不容易了。妄想有二种。一者轻妄。二者粗妄。又有有漏妄想与无漏妄想之分。有漏者。感人天苦乐果报。无漏者。可作佛作祖。了生脱死。超出三界。粗妄想感地狱饿鬼畜生三涂苦果。轻妄想就是营作种种善事。如念佛。参禅。诵经。持咒。礼拜。戒杀放生等等。粗妄想与十恶业相应。意起贪瞋痴。口作妄言绮语恶口两舌。身行杀盗淫。这是身口意所造十恶业。其中轻重程度。犹有分别。即上品十恶堕地狱。中品十恶堕饿鬼。下品十恶堕畜生。总而言之。不论轻妄粗妄。皆是吾人现前一念。而十法界都是这一念造成的。所谓一切唯心造也。若就本分来讲。吾人本地风光。原属一丝不挂纤尘不染的。粗妄固不必言。即或稍有轻妄。亦是生死命根未断。现在既说除妄想。就要借重一句话头或一声佛号。作为敲门瓦子。以轻妄制伏粗妄。以毒攻毒。先将粗妄降伏。仅余轻妄。亦能与道相应。久久磨练。功纯行极。最后轻妄亦了不可得。我们个个

人都知道妄想不好。要想断妄想。但又明知故犯。仍然打妄想。跟习气流转。遇着逆境。还是打无明。甚至好吃懒做。求名贪利。思淫欲等等妄想都打起来了。既明知妄想不好。却又放他不下。是什么理由呢。因为无始劫来。习气熏染浓厚。遂成习惯。如狗子喜欢吃粪相似。你虽给他好饮食。它闻到粪味仍然要吃粪的。这是习惯成性也。古来有一则公案。说明古人怎样直截断除妄想的。大梅山法常禅师。初参马祖。问。「如何是佛。」祖曰。「即心是佛。」师大悟。遂往四明梅子真旧隐缚茅住静。祖闻师住山。乃令僧问。和尚见马大师得个什么生便住此山。师曰。「大师向我道。即心是佛。我便向这里住。」僧曰。「大师近日佛法又别。」师曰。「作么生。」曰。「又道非心非佛。」师曰。「这老汉惑乱人未有了日。任他非心非佛。我只管即心是佛。」其僧回举似马祖。祖曰。「梅子熟也。」古来祖师作为。如何直截了当。无非都是教人断除妄想。现在你我出家。行脚参学。都是因为生死未了。就要生大惭愧心。发大勇猛心。不随妄想习气境界转。「假使热铁轮。於

我顶上旋。终不以此苦。退失菩提心。菩提即觉。觉即是道。道即妙心。当知此心本来具足圆满。无稍欠缺。今须向自性中求。要自己肯发心。如自己不发心。就是释迦如来再出世。恐怕也不奈你何。在二六时中。莫分行住坐卧动静。一心本自如如。妄想不生。何患生死不了。若不如此。总是忙忙碌碌。从朝至暮。从生到死。空过光阴。虽说修行一世。终是劳而无功。腊月三十日到来。临渴掘井。措手不及。悔之晚矣。我说的虽陈言。但望大家各自用心体会这陈言罢。

闰三月十四日

楞严经云。「若能转物。即同如来。」谓一切圣贤。能转万物。不被万物所转。随心自在。处处真如。我辈凡夫。因为妄想所障。所以被万物所转。好似墙头上的草。东风吹来向西倒。西风吹来向东倒。自己不能作得主。有些人终日悠悠忽忽。疏散放逸。心不在道。虽做工夫。也是时有时无。断断续续。常在喜怒哀乐是非烦恼中打圈子。眼见色。耳闻声。鼻嗅香。舌尝味。身觉触。

意知法。六根对六尘。没有觉照。随他青黄赤白。老少男女。乱转念头。对合意的。则生欢喜贪爱心。对逆意的。则生烦恼憎恶心。心里常起妄想。其轻妄想。还可以用来办道做好事。至若粗妄想。则有种种不正邪念。满肚秽浊。乌七八糟。这就不堪言说了。白云端禅师有颂曰「若能转物即如来。春暖山花处处开。自有一双穷相手。不曾容易舞三台」又金刚经云。「应如是降伏其心。」儒家亦有一心不在焉。视而不见。听而不闻。食而不知其味。」的说法。儒家发愤。尚能如此不被物转。我们佛子。怎好不痛念生死。如救头燃呢。应须放下身心。精进求道。于动用中磨练考验自己。渐至此心不被物转。则工夫就有把握了。做工夫不一定在静中。能在动中不动。才是真正工夫。明朝初年。湖南潭州有一黄铁匠。以打铁为生。人皆呼为黄打铁。那时正是朱洪武兴兵作战的时候。需要很多兵器。黄打铁奉命赶制兵器。日夜不休息。有一天。某僧经过他家。从之乞食。黄施饭。僧吃毕。谓曰。「今蒙布施。无以为报。有一言相赠。」黄请说之。僧曰。「你何不

修行呢。」黄曰。「修行虽是好事。无奈我终日忙忙碌碌。怎能修呢。」僧曰。有一念佛法门。虽在忙碌中还是一样修。你能打一锤铁。念一声佛。抽一下风箱。也念一声佛。长期如此。专念南无阿弥陀佛。他日命终。必生西方极乐世界。」黄打铁遂依僧教。一面打铁。一面念佛。终日打铁。终日念佛。不觉疲劳。反觉轻安自在。日久功深。不念自念。渐有悟入。后将命终。预知时至。遍向竟友辞别。自言往生西方去也。「到时把家务交代了。沐浴更衣。在铁炉边打铁数下。即说偈曰。叮叮咣咣。久练成钢。太平将近。我往西方。」泊然化去。当时异香满室。天乐鸣空。远近闻见。无不感化。我们现在是整天忙个不停。若能学黄打铁一样。在动用中努力。又何生死之不了呢。我以前在云南鸡足山。剃度具行出家的事。说给大家听听。具行未出家时。吸烟喝酒。嗜好很多。一家八口。都在祝圣寺当小工。后来全家出家。他的嗜好全都断除了。虽然不识一字。但很用工课诵。普门品等不数年全能背诵。终日种菜不休息。夜里拜佛拜经。不贪睡

眠。在大众会下。别人欢喜他。他不理会。厌恶他。他也不理会。常替人缝衣服。缝一针。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。针针不空过。后朝四大名山。阅八年。再回云南。是时我正在兴建云栖寺。他还是行苦行。常住大小事都肯干。什么苦都愿意吃。大众都欢喜他。临命终时。将衣服什物都变卖了。打斋供众。然后向大众告辞。一切料理好了。在四月时收了油菜。他将几把禾杆。在云南省云栖下院胜因寺后园。自焚化去。及被人发觉。他已往生去了。其身上衣服钩环。虽皆成灰。还如平常一样没有掉落。端坐在火灰中。仍然手执木鱼引磬。见者都欢喜赞叹。他每天都忙个不休息。並沒有忘记修行。所以生死去来。这样自由。动用中修行。比静中修行。还易得力。

闰三月二十一日

古人修行。道德高上。感动天龙鬼神。自然拥护。因为道德。是世上最尊贵的。所以说「道高龙虎伏。德重鬼神钦。」鬼神和人。各有各的法界。各有所尊。何以诸天鬼神会尊敬人法界呢。本来

灵明妙性。不分彼此。同归一体的。因为无明不觉。昧了真源。则有四圣六凡十法界之分。如果要迷到悟。返本还原。则各法界的觉悟程度。亦各不相同。人法界中。有觉有不觉。知见有邪有正。诸天鬼神皆然。人法界在六凡中。超过其他五法界。因为六欲天耽爱女色。忘记修行。四禅天单耽禅味。忘其明悟真心之路。四空天则落偏空。忘正知见。修罗耽瞋。地狱鬼畜苦不堪言。皆无正念。那能修行。人道苦乐不等。但比他界则易觉悟。能明心见性。超凡入圣。诸天鬼神虽有神通。都尊重有道德的人。其神通福报大小不同。皆慕正道。元圭禅师在中岳庞坞住茅庵。曾为岳神受戒。如景德传灯录所载。一日有异人者。峨冠衿褶而至。从者极多。轻步舒徐。称谒大师。睹其形貌。奇伟非常。乃谕之曰。「善来仁者。胡为而至。」彼曰。「师宁识我耶。」师曰。「吾观佛与众生等。吾一目之。岂分别耶。」彼曰。「我。此岳神也。能生死于人。师安得一目我哉。」师曰。「吾本不生。汝焉能死。吾视身与空等。视吾与汝等。汝能坏空与汝乎。苟能坏空及坏汝。吾则不生不灭也。」

汝尚不能如是。又焉能生死吾耶。」神稽首曰。「我亦聪明正直于
餘神。詎知师有广大之智辩乎。愿授以正戒。令我度世。」师曰。
「汝既乞戒。即得戒也。所以者何。戒外无戒。又何戒哉。」神曰。
「此理也。我闻茫昧。止求师戒。我身为门弟子。」师即张座乘
炉。正几曰。「付汝五戒。若能奉持。即应曰能。不能。即曰否。
」神曰。「谨受教。」师曰。「汝能不淫乎。」曰。「亦娶也。」
师曰。「非谓此也。谓无罗欲也。」曰。「能。」师曰。「汝能不
盗乎。」曰。「何乏我也。焉有盗取哉。」师曰。「非谓此也。
谓飧而福淫。不供而祸善也。」曰。「能。」师曰。「汝能不杀乎。
」曰。「实司其柄。焉曰不杀。」师曰。「非谓此也。谓有滥误疑混
也。」曰。「能。」师曰。「汝能不妄乎。」曰。「我正直。焉能
有妄乎。」师曰。「非谓此也。谓先后不合天心也。」曰。「能。」
师曰。「汝能不遭酒败乎。」曰。「能。」师曰。「如是谓佛戒也。
」又言。「以有心奉持。而无心物执。以有心为物。而无心想身。
能如是。则先天地生不为精。后天地死不为老。终日变化而不为动。

毕尽寂默而不为休。悟此。则虽娶非妻也。虽飧非取也。虽柄非权。虽作非故也。虽醉非昏也。若能无心於万物。则罗欲不为淫。福淫祸善不为盗。滥误疑混不为杀。先后违天不为妄。昏妄颠倒不为醉。是谓无心也。无心则无戒。无戒则无心。无佛无众生。无汝孰为戒哉。」神曰。「我神通亚佛。」师曰。汝神通十句。五能五不能。佛则十句。七能三不能。」神悚然避席跪启曰。「可得闻乎。」师曰。「汝能戾上帝东天行而西七曜乎。」曰。「不能。」师曰。「汝能夺地祇融五岳而结四海乎。」曰。「不能。」师曰。是谓五不能也。佛能空一切相成万法智。而不能灭定业。佛能知群有性穷亿劫事。而不能化导无缘。佛能度无量有情。而不能尽众生界是谓三不能也。定业亦不牢久。无缘亦谓一期。众生界本无增减。且无一人能主有法。有法无主。是谓无法。无法无主。是谓无心。如我解佛。亦无神通也。但能以无心通达一切法尔。」神曰。「我诚浅昧。未闻空义。师所授戒。我当奉行。今愿报慈德。效我所能。」师曰。「吾观身无物。观法无常。块然更有何欲。」神曰。「师必命我为世

间事。展我小神功。使已发心。初发心。未发心。不信心。必信心。五等人。自我神纵知有佛。有神。有能。有不能。有自然。有非自然者。」师曰。「无为是。无为是。」神曰。「佛亦使神护法。师宁隳叛佛耶。原随意垂诲。」师不得已而言曰。「东岩寺之障。莽然无树。北岫有之。而背非屏拥。汝能移北树於东岭乎。神曰。「已闻命矣。然昏夜间。必有喧动。愿师无骇。」即作礼辞去。师门送而目观之。见仪卫逶迤。如王者之状。岚靄烟霞。纷纷交错。幢幡环珮。凌空隐没焉。其夕果有暴风吼雷。奔云震电。栋宇摇荡。宿鸟声喧。师谓众曰。「无怖。无怖。神与我契矣。」诘旦和霁。则北岩松栝。尽移东岭。森然行植。师谓其徒曰。「吾歿后无令外知。若为口实。人将妖我。」观此。岳神虽有神通。还不及有道德的人。这就是德重鬼神钦。没有道德的人。要被鬼神管辖。受其祸害。要得道德。就要明心见性。自然会感动鬼神了。古来禅师大德。惊天动地。白鹿衔花。青猿献果。天魔外道。诸仙鬼神。都来归依。如真祖师归依观音。财神归依普贤。洞宾仙师归依黄龙。王灵官归

依地藏。文昌归依释迦牟尼佛等等。所以宋朝仁宗皇帝的赞僧赋说「夫世间最贵者。莫如舍俗出家。若得为僧。便受人天供养。作如来之弟子。为先圣之宗亲。出入於金门之下。行藏于宝殿之中。白鹿衔花。青猿献果。春听莺啼鸟语。妙乐天机。夏闻蝉噪高林。岂知炎热。秋睹清风明月。星灿光耀。冬观雪岭山川。蒲团暖坐。任他波涛浪起。振锡杖以腾空。假饶十大魔军。闻名而归正道。板响云堂赴供。钟鸣上殿讽经。般般如意。种种现成。生存为人天之师。未后定归於圣果矣。偈曰。空王佛弟子。如来亲眷属。身穿百衲衣。口吃千钟粟。夜坐无畏床。朝睹弥陀佛。朕若得如此。千足与万足」。这篇赞文。我们要拿他来比照一下。看那一点与我们相应。那一点我们还做不到。如果每句话都与我相符。就能受鬼神尊重。假如「波涛浪起。」而不能「振锡杖以腾空。」无明一起。就闹到天翻地覆。那就惭愧极了。「十大魔军。」就在般般不如意。种种不现成处。能降伏他。则五岳鬼神。天龙八部。都尊敬你了。

闰三月二十四日

这几天有几位同参道友。发心要把我说的话记录下来。我看这是无益之事。佛的经典。祖的语录。其数无量。都没有人去。把我这东扯西拉的话。流传出去。有什么用呢。佛教传入中国至今。流传经律论和注疏语录等典章为数不少。最早集成全藏。始於宋太祖开宝四年。命张从信住四川雇工开雕。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。凡历十三年而告成。号为蜀版。世称为北宋本。最为精工。惜已是散佚。此后宋朝续刻大藏经四次。最末一次。系理宗绍定四年。於磧砂之延圣院开雕藏经。至元季方告成。世称为磧砂版。此藏见者尤少。惟陕西西安开元卧龙两寺犹存孤本。堪称完璧。於是朱庆澜等发起影印。並於民国二十一年。在上海组织影印宋版藏经会。筹划款项。积极进行。先派人赴陕西点查册数。计共六千三百十卷。所残缺者仅一百余卷。以北京松坡图书馆所贮之宋思溪藏残本补之。不足又托我将鼓山涌泉寺磧砂藏经。大般若经。涅槃经。和宝积经补足之。於是这湮没数百年之瑰宝。遂又流通於全国矣。但本子和帐簿一样。翻阅不便。这是缺点。明代紫柏老人。发起刻方册佛经。嘉兴版方

册经书流通过后。阅者称便。最近杭州钱宽慧秦宽福两人。看见僧人卖经书给老百姓做纸用。他们便发心。遇到这些经书就尽力购买。寄来云居。我山现有磧砂藏频伽藏和这些方册经书。已经足够翻阅的了。本来一法通时法法通。不在乎多看经典的。看藏经。三年可以看完全藏。就种下了善根佛种。这样看藏经。是走马看花的看。若要有真实受用。就要读到烂熟。读到过背。以我的愚见。最好能专读一部楞严经。只要熟读正文。不必看注解。读到能背。便能以前文解后文。以后文解前文。此经由凡夫直到成佛。由无情到有情。山河大地。四圣六凡。修证迷悟。理事因果戒律。都详详细细的说尽了。所以熟读楞严经很有利益。凡当参学。要有三样好。第一要有一对好眼睛。第二要有一双好耳朵。第三要有一个好肚皮。好眼睛就是金刚正眼。凡见一切事物。能分是非。辨邪正。识好歹。别圣凡。好耳朵就是顺风耳。什么话一听到都知道他里面说的什么名堂。好肚皮就是和弥勒菩萨的布袋一样。一切好好丑丑所见所闻的。全都装进袋里。遇缘应机。化生办事。就把所见所闻的从袋里

拿出来。作比较研究。择其善者而从之。其不善者而改之。就有所根据了。你我要大肚能容撑不破。大布袋装满东西。不是准备拿来作吹牛皮用的。不要不会装会。猖狂胡说。昨夜举汾山老人的话「出言须涉于典章。谈论乃旁于稽古。」所以典章不可不看。看典章会有受用。我胡言乱语。拿不出半句好话来。少时虽爱看典章。拿出来只供空谈。实在惭愧。世上流传的西游记。目莲传。都是清浊不分。是非颠倒。真的成假。假的成真。目莲传说目莲尊者。又扯到地藏经去。把地藏变成目莲等等。都是胡说。玄奘法师有大唐西域记。内容所说都是真实话。惟世间流传的小说西游记。说的全是鬼话。这部书的来由是这样的。北京白云寺白云和尚讲道德经。很多道士听了都做了和尚。长春观的道士就不愿意了。以后打官司。结果长春观改为长春寺。白云寺改为白云观。道士做一部「西游记」小说骂佛教。看「西游记」的人要从这观点出发。就处处都看出他的真相。最厉害的是唐僧取经回到流沙河。全部佛经都没有了。只留得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。这就把玄奘法师所翻译出来的佛经全

部抹煞了。世人相信这部假的西游记。而把真的西域记埋没了。针对西游记而作的一部封神榜。是和尚骂道士的。从这观点看他。就看出处处都是骂道士的。比如说道士修仙必有劫数。要挨刀刃。看这两部小说。如果不明白是佛道相骂的关系。便会认假为真。所以看书要明是非。辨邪正。白蛇传说水漫金山寺的故事。儒书中有载。佛书中没有。可见不是事实。金山现在还看得到法海洞。小说又把它拉到雷峰塔和飞来峰上去。更是无稽之谈。还有相传说高峰禅师有一个半徒弟。断崖是一个。中峰是半个。这故事典章中没有记载。古人的「释氏稽古略」「禅林宝训」「弘明集」「辅教编」和「楞严经」可以多看。开卷有益。

闰三月二十六日

佛法教典所说。凡讲行持。离不了信解行证四字。经云「信为道源功德母。」信者。信心也。华严经上菩萨位次。由初信到十信。信个什么呢。信如来妙法。一言半句都是直指人心。见性成佛的言语。千真万确。不能改易。修行人但从心上用功。不向心外驰求。信自

心是佛。信圣教语言。不妄改变。解者。举止动念。二谛圆融。自己会变化说法。尽自己心中流出。放大光明。照见一切。这就是解。虽然明白了。不行也不成功。所以要口而诵。心而惟。心口相应。不相违背。不要口上说得锦上添花。满肚子贪瞋痴慢。这种空谈。决无利益。心惟是什么呢。凡有言语。依圣教量。举止动念不越雷池一步。说得行得。才是言行无亏。若说得天花乱坠。所做男盗女娼。不如不说。行有内行外行。要内外相应。内行断我法二执。外行万善细行。证者。实证真常。有信。有解。没有行就不能证。这叫发狂。世上说法的人。多如牛毛。但行佛法的。不知是那个。禅师法师。什么人都有一些典章的注解。如心经。金刚经。八识规矩颂。乃至楞严经等。其中有些人只是耍鼻孔。虽然注了什么经。而行持反不如一个俗人。说食不饱。动作行为。有内行外行之分。内行要定慧圆融。外行在四威仪中严守戒法。丝毫不犯。这样对自己有受用。並且以身作则。可以教化人。教化人不在于多谈。行为好。可以感动人心。如「怡山文」所说「若能见我相。乃至闻我名。皆

发菩提心。永出轮回苦。」你行为好。就是教化他。不要令人看到你的行为不好。而生退悔心。这会招堕无益。牛头山法融禅师。在幽栖寺北岩石室住静。修行好。有百鸟衔花之异。唐贞观中。四祖遥观此山气象。知有异人。乃躬自寻访。问寺僧曰。「此间有道人否。」僧曰。「出家儿那个不是道人。」祖曰。「阿那个是道人。」僧无对。别僧曰。「此去山中十里许。有一懒融。见人不起亦不合掌。莫是道人么。」祖遂入山。见师端坐自若。曾无所顾。祖问曰。「在此作什么。」师曰。「观心。」祖曰。「观是何人。心是何物。」师无对。便起作礼。曰。「大德高栖何所。」祖曰。「贫道不决所止。或东或西。」师曰。「还识道信禅师否。」祖曰。「何以问他。」师曰。「响德滋久。冀一礼谒。」祖曰。「道信禅师。贫道是也。」师曰。「因何降此。」祖曰。「特来相访。莫更有宴息之处否。」师指后面曰。「别有小庵。」遂引祖至庵所。惟见虎狼之类。祖乃举两手作怖势。师曰。「犹有这个在。」祖曰。「这个是什么。」师无语。过一回。祖却於师宴坐石上书一「佛」字。

师观之悚然。祖曰。「犹有这个在。」师未晓。乃稽首请说真要。祖曰。「夫百千法门。同归方寸。河沙妙德。总在心源。」一切戒门。定门。慧门。神通变化。悉自具足。不离汝心。一切烦恼业障。本来空寂。一切因果。皆如梦幻。无三界可出。无菩提可求。人与非人。性相平等。大道虚旷。绝思绝虑。如是之法。汝今已得。更无阙少。与佛何殊。更无别法。汝但任心自在。莫作观行。亦莫澄心。莫起贪瞋。莫怀愁虑。荡荡无碍。任意纵横。不作诸善。不作诸恶。行住坐卧。触目遇缘。总是佛之妙用。快乐无忧。故名为佛。」师曰。「心既具足。何者是佛。何者是心。」祖曰。「非心不问佛。问佛非不心。」师曰。「既不许作观行。於境起心时。如何对治。」师曰。「境界无好丑。好丑起於心。心若不强名。妄情从何起。妄情既不起。真心任徧知。汝但随心自在。无复对治。即名常住法身。无有变异。吾受灿大师顿教法门。今付於汝。汝今谛受吾言。只住此山。向后当有五人达者绍汝玄化。」牛头未见四祖时。百鸟衔花供养。见四祖后百鸟不来。这是什么道理呢。佛法不可思议境界。天

人散花无路。鬼神寻迹无门。有则生死未了。但无又不是。枯木岩前睡觉。一不如法。工夫便白费了。我们就不如古人。想天人送供。天人不管你。因为我们没有行持。真行持的人。十字街头。酒肆淫坊。都是办道处所。但情不附物。物岂碍人。如明镜照万像。不迎不拒。就与道相应。著心迷境。心外见法就不对。我自己也惭愧。还是摩头不得尾。谁都会说的话。说出来有何用处。佛祖经论。你注我注。注到不要注了。讲经说法。天天登报。但看他一眼。是一身的狐骚气。令人退心招堕。所以说法利人。要以身作则嘛。我也惭愧。

闰三月三十日

这几天我没有进堂讲话。请各位原谅。我不是躲懒偷安。因为身体不好。又没有行到究竟。只拿古人的话和大众互相警策而已。我这几天不讲话。有两个原因。第一是有病。大家都知道我力不能支。众人会下讲话。不提气来。怕大家听不见。提起气来。又很辛苦。所以不能来讲。第二是说得一尺。不如行得一寸。你我有缘。共聚

一堂。但人命无常。朝存夕亡。石火电光。能保多久。空口讲白话。对於了生脱死有何用处。纵然有说。无非是先圣前贤的典章。我记性不好。讲不完全。就算讲得完全。光说不行。也无益处。出言吐语。自己要口诵心惟。要听的人如渴思饮。这样则说者听者都有受用。我业障重。一样都作不到。古德是过来人。我没有到古德地位。讲了打闲岔。不如不讲了。现当末法时代。谁能如古德那样。在一举一动。一棒一喝处。披肝见胆。转凡成圣。我十九岁出家。到今百多岁。空过一生。少时不知死活。东飘西荡。学道悠悠忽忽。未曾脚踏实地。生死到来就苦了。汾山文说。「自恨早不预修。年晚多诸过咎。临行挥霍。怕怖惶惶。壳穿雀飞。识心随业。如人负债。强者先牵。心绪多端。重处偏坠。」年青修行不勇猛。不死心。不放下。在名利烦恼是非里打滚。听经。坐香。朝山。拜舍利。自己骗自己。那时年青。不知好歹。一天跑百几里。一顿吃几个人的饭。忘其所以。所以把宝贵的光阴混过了。而今才悔「早不预修。」老病到来。死不得。活不成。放不下。变为死也苦。活也苦。这就是

「一年晚多诸过咎。」修行未曾脚踏实地。临命终时。随业流转。如鸡蛋壳破了小鸡飞出来。就是「壳穿雀飞。识心随业。」作得主者。能转一切物。则四大皆空。否则识心随业。如人负债一样。他叫你快还老子的钱。那时前路茫茫。未知何往。才晓得痛苦。但悔之已晚。举眼所见。牛头马面。不是刀山。便是剑树。那里有你说话处。同参们。老的比我小。年轻的又都是身壮力健。赴紧努力勤修。打叠前程。到我今天这样衰老。要想修行就来不及了。我空口讲白话。说了一辈子。没有什么意味。少年时候。曾在宁波七塔寺讲法华经。南北东西。四山五岳。终南。金山。焦山。云南。西藏。缅甸。暹罗。印度。到处乱跑。闹得不休息。那时年轻。可以强作主宰。好争闲气。及今思之。都不是的。同参道友们。参禅就要参死话头。古人说「老实修行。接引当前秀。」老实修行。就是参死话头。抱定一句「念佛是谁。」作为根据。勿弄巧妙。巧妙抵不住无常。心坚不变就是老实。一念未生前是话头。一念已生后是话尾。生不知来。死不知去。就流转生死。如果看见父母未生以前。寸丝

不挂。万里晴空。不挂片云。才是做功夫时。善用心的人。禅净不二。参禅是话头。念佛也是话头。只要生死心切。老实修行。抱住一个死话头。至死不放。今生不了。来生再干。「生生若能不退。佛阶决定可期。」赵州老人说「汝但究理。坐看三二十年。若不会。截取老僧头去。」高峰妙祖住死关。雪峰三登投子。九上洞山。赵州八十犹行脚。未云居参膺祖。赵州比膺祖大两辈。是老前辈了。他没有我相。不耻下问。几十年抱住一个死话头不改。莲池大师入京师。同行的二十多人。诣徧融禅师参礼请益。融教以「无贪利。无求名。无攀援贵要之门。唯一心办道」既出。少年者笑曰。「吾以为有异闻。乌用此泛语为。」大师不然曰。「此老可敬处正此耳。」渠纵讷言。岂不能掇拾先德问答机缘一二。以遮门户。而不如此者。其所言是其所实践。举自行以教人。这是救命丹。若言行相违。纵有所说。药不对症。人参也成毒药。你没有黄金。买不到的白银。有黄金就有正眼。有正眼就能识宝。各自留心省察。看看自己有没有黄金。

四月初三日

金刚经上须菩提问世尊。善男子。善女人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应云何住。云何降伏其心。」佛说。「应如是住。如是降伏其心。」所谓降者。就是禁止的意思。使心不走作就是降伏其心。所说发菩提心。这个心是人人本具。个个不无的。一大藏教只说此心。世尊夜睹明星。豁然大悟。成等正觉时。叹曰。「奇哉。一切众生。具有如来智慧德相。但以妄想执著。不能证得。」可见人人本来是佛。都有德相。而我们现在还是众生者。只是有妄想执著罢了。所以金刚经叫我们要如是降伏其心。佛所说法。只要人识得此心。楞严经说。「汝等当知。一切众生。从无始来。生死相续。皆由不知常住真心。性净明体。用诸妄想。此想不真。故有轮转。」达摩西来。只是直指人心。见性成佛。当下了然无事。法海禅师参六祖。问曰。「即心即佛愿垂指谕。」祖曰。「前念不生即心。后念不灭即佛。」「成一切相即心。离一切相即佛。」智通禅师看楞伽经约千餘遍。不会三身四智。礼六祖求解其义。祖曰。「三身者。清淨

法身。汝之性也。圓滿报身。汝之智也。千百亿化身。汝之行也。若离本性。别说三身。即名有身无智。若悟三身无有自性。即名四智菩提。」马祖说。「即心即佛。」三世诸佛。历代祖师。都说此心。我们修行。也修此心。众生造业。也由此心。此心不明。所以要修要造。造佛造众生。一切唯心造。四圣六凡十法界。不出一心。四圣是。佛。菩萨。缘觉。声闻。六凡是天。人。阿修罗。畜生。饿鬼。地狱。这十法界中。佛以下九界都叫众生。四圣不受轮回。六凡流转生死。无论是佛是众生。皆心所造。「若人识得心。大地无寸土。」那里来个十法界呢。十法界皆从一念生。一乘任运。万德庄严是诸佛法界。圆修六度。总摄万行。是菩萨法界。见局因缘。证偏空理。是缘觉法界。功成四谛。归小涅槃是声闻法界。广修戒善。作有漏因。是天人法界。爱染不息。杂诸善缘。是人道法界。纯执胜心。常怀瞋斗。是修罗法界。爱见为根。悭贪为业。是畜生法界。欲贪不息。痴想横生。是饿鬼法界。五逆十恶。谤法破戒。地戒是狱法界。既然十法界不离一心。则一切修法。都是修心。

参禅。念佛。诵经。礼拜。早晚殿堂。一切细行。都是修心。此心放不下。打无明。好吃懒做等等。就向下堕。除习气。诸恶莫作。众善奉行。就向上升。自性本来是佛。不要妄求。只把贪瞋痴习气除掉。自见本性清静。随缘自在。犹如麦子一样。把它磨成粉之后。就千变万化。可以做酱。做面。做饱。做饺。做麻花。做油条。种种式式。由你造作。若知是麦。就不被饱饺油条等现象所转。饽饽馒头二名一实。不要到北方认不得馒头。到南方认不得饽饽。说来说去。还是把习气扫清。就能降伏其心。行往坐卧。动静闲忙。不生心动念。就是降伏其心。认得心是麦面。一切处无非面麦。就离道不远了。

四月初五日

楞严经说。「理则顿悟。乘悟并销。事非顿除。因次第尽。」理者是理性。即人人本心本来平等之性。天台宗的六即。是圆教菩萨的行位。一理即。是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有佛无佛。性相常住也。凡夫唯於理性与佛均。故云理即。二名字即。闻说一实菩提之道。

於名字中。通达了解。知一切法皆为佛法。一切皆可成佛。三观行即。心观明了。理慧相应。所行如所言所言如所行。四相似即。始入别教。所立之十信位。发类似真无漏之观行。五分证即。始断一分无明而见佛性。开宝藏。显真如。名为发心住。此后九住乃至等觉四十一位。分破四十一品无明。分见法性。六究竟即。破第四十二品元品无明。发究竟圆满之觉智。即妙觉也。理即虽说众生即佛。佛性人人具足。但不是一步可即。古德几十年劳苦修行。於理虽已顿悟。还要渐除习气。因清净本性染了习气就不是佛。习气去了就是佛。既然理即佛了。我们与佛有何分别呢。自己每天想想。佛是一个人。我也是一个人。何以他那么尊贵。人人敬仰。我们则业识茫茫。作不得主。自己也不相信自己。怎能使人相信呢。我们与佛不同。其中差别。就是我们一天所作所为。都是为自己。佛就不是这样。金光明经上说。「於大讲堂众会之中。有七宝塔。从地涌出。尔时世尊。即从座起。礼拜此塔。菩提树神白佛言。何因缘故。礼拜此塔。佛言善天女。我本修行菩萨道时。我身舍利。安止

是塔。因由有是身。令我早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世尊欲为大众断疑网故。说是舍利往昔因缘。阿难过去之世。有王名曰摩诃罗陀。时有三子。见有一虎。适产七日。而有七子。围绕周币饥饿憔悴。身体羸损。命将欲绝。第三王子。作是念言。我今舍身。时已到矣。是时王子。勇猛堪任。作是大愿。愿自放身。卧饿虎前。而以乾竹。刺头出血。於高山上。投身虎前。是虎尔时。见血流出。污王子身。即便舐血啖食其肉。唯留馀骨。尔时大王摩诃罗陀。及其妃后。悲号涕泣。悉皆脱身服御璎珞。与诸大众往竹林中。收其舍利。即於此处。起七宝塔。是名礼塔往昔因缘。」你看这是佛的行为和我们不同之处。舍身饲虎。不知有我。我相既除。怎能不成佛呢。我惭愧得很。跑了几十年。还未痛切加鞭。放不下。不讲别的。只看二六时中。遇境逢缘。看打得开打不开。少时在外挂单。不以为然。至今才知错过了。在教下听经。听到讲得好的就生欢喜。愿跟他学。听讲小座。讲得不如法的就看不起人。生贡高心。这就是习气毛病。在坐香门头混节令。和尚上堂说法。班首小参。

乘拂讲开示。好的天天望他讲。不好的不愿听。自己心里就生障碍。其实他讲得好。我又学不到行不到。他好与不好。与我何干。讲人长短的习气难除。上客堂里问春谷壳子。说那里过冬。那里过夏。那里茶饭如何如何。那里的僧值如何如何。维那和尚如何如何。说这些无聊话。讲修行就是假的了。名利两字的关口也难过。常州天宁寺一年发两次犒劳钱。平常普佛。每堂每人赚钱十二文。他扣下二文只发十文。拜大悲忏每堂每人六十文。他扣下十文。只发五十文。七月期头。正月期头。凡常住的人。一律平等发犒劳钱。就有人说多说少的。这是利关过不得。一到八月十五日大请职。别人请在前头。请不到我或请小了。也放不下。这是名关过不得。既说修行。还有这些名利。修的是什麼行呢。事要渐除。就是要除这些事。遇着境界。放不下的也要放下。眉毛一动。就犯了祖师规矩。听善知识说过了。就勿失觉照。凡事要向道上会。道就是理。理者心也。心是什麼。心就是佛。佛者。不增不减。不青不黄。不长不短。如金刚经所云。「若见诸相非相。即见如来。」透得这些理路。

即和佛一般。以理治事。什么事放不下。以此理一照就放下了。「凡所有相。皆是虚妄。」烦恼是非从何处来呢。要想修行。过不去的也要过去。会取法性如如。各人打起精神来。

四月初九日

达摩祖师曰。「明佛心宗。行解相应。名之曰祖。」行解相应就是说得到行得到。古人有说得到行不到的。亦有行得到说不到的。说属于般若慧解。行属于实相理体。二者圆融无碍。就是行说俱到。小乘守偏空见法身。行人惑未破尽。理未打开。所以说不到。五品位后。讲得天花乱坠。行不到。不能断惑证真。而今我们说的多。行的少。这就为难了。说的是文字般若。从凡夫说到佛位。如何断惑证真。怎样超凡入圣。都分得开。临到弄上自己分下。就行持不了。这是能说不行。汾山警策说。「若有中流之士。且於教法留。心。」也算好的。我们不但行不到。连说也做不到。古人一举一动。内外一如。念念不差。心口相应。我们的习气毛病多。伏也伏不住。更谈不到断了。只是境风浩浩。无真实受用。要说也拿不出来。

从经论语录典章上和平时听到的拿来讲。年纪大了。记性不好。讲前忘后。讲后忘前。讲也讲不到。既然行解不相应。空活在世就苦了。一口气不来。未知何往。我正在这个时候了。一入梦就不知甚么妄想。就不能作主。生死到来。更无用了。日日被境风所吹。无时放得下。既作不得主。讲也无用。我今多活几天。和你们说。还是泥菩萨劝土菩萨。但你们受劝是会获益的。只要莫被境转。如牧牛要把稳索子。牛不听话就给他几鞭。常能如此降伏其心。日久功深。就有到家消息。

四月十一日

这两天老朽打各位的闲岔旧厕所拆了。新的未完工。各位解手有些不便。你我在世上做人都是苦。未明白这个道理变化。这里不适宜。那里也不适宜。看清楚了。总是动植二物互养。一切动物都有粪。若嫌他不净。就着色香味。在五色五味香臭等处过日子。在好丑境缘上动念头。修行人也离不得衣食住。虽是吃素。五谷蔬菜没有肥料就没有收成。屎尿和得好。才有好庄稼。植物吸收屎尿愈多愈

长得好。人吃了这些植物。岂不是吃屎尿吗。吃饱了又屙。又作肥料。又成植物。又拿来吃。这就是动物养植物。植物养动物。屙了食。食了又屙。何以食时只见其香不见其臭呢。食既如此。衣住也是一样。织布的棉花。架屋的木料。都要肥料。可见我们穿也是粪。住也是粪。何臭之可嫌呢。未等新厕所修好便拆旧厕所的用意。是要利用旧厕所的材料来修新厕所和牛栏。如果现在不用。后来用在别处就怕他污秽。若弃却不用。又恐成浪费招因果。其实说秽。则身内身外皆秽。明得此理。一切皆净皆秽。亦不净不秽。僧问云门「如何是佛。」门曰。「乾矢橛。」屎橛是佛。佛是屎橛。这是什么意思呢。这些理路看不清。就被色相所转。看穿了就如如不动。一切无碍。要想不被境转。就要用功。动静无心。凡圣情忘。则何净秽之有。古人言句。我们虽会拿来说。做是做不到。其意义也不易了解。何以拿乾矢橛来比极尊贵的佛呢。明心见性的人。见物便见心。无物心不现。了明心地的人。动静净秽都是心。僧问赵州。「如何是佛。」州曰。「殿里底。」曰。「殿里者岂不是泥龕像。」

州曰。「是。」曰。「我不问这个佛。」州曰。「你问那个佛。」曰。「真佛。」州曰。「殿里底。」对这问答明白了。你就知道一切唯心造。见物便见心的道理。举止动念就有下手处。有着落了。若净秽凡圣心不忘。就把本来处处是道场变成处处是障碍了。你试试看。上佛殿下毛厕的时候反照一下。

四月十五日结夏安居

昨夜库房职事对我说。明天结夏的节令要吃普茶。买不到果子等物。库房什么都没有。怎样办呢。我说。我在这里住茅蓬。不知什么时候。只知月圆是十五。看不见月亮就是三十。草生知春。雪落知冬。吃茶吃水我不管。我这不就惭愧了。年青时到处跑。搅了几十年。至今白首无成。这些过时节把戏看多了。怎样吃普茶。这是当家和尚的事。每年时节。各宗不同。宗下二季。是正月十五日。和七月十五日。谓冬参夏学。律下四季。是正月十五日解冬。四月十五日结夏。七月十五日解夏。十月十五日结冬。这就是大节日。律下今天结夏安居。坐吉祥草。行筹结界。九十天不能出界。

外一步。佛制结夏安居。有种种道理的。夏天路上多虫蚁。佛以慈悲为本。怕出门踏伤虫蚁。平常生草也不踏。夏天禁足是为了护生。又夏日天热汗多。出外化饭。披衣汗流。有失威仪。故禁足不出。同时夏热。妇女穿衣不威仪。僧人化饭入舍亦不方便。所以要结夏安居。昔日文殊三处过夏。迦叶欲白槌揆出。才拈槌。乃见百千万亿文殊。迦叶尽其神力。槌不能举。世尊遂问「迦叶。拟揆那个文殊。」迦叶无以对。这可见大乘小乘理路不同。菩萨罗汉境界不同。若宗下诸方丛林。昨夜起就有很多把戏。上晚殿时传牌。班首小参秉拂。今朝大殿祝圣。唱「唵捺摩巴葛瓦帝」三遍。又祝四圣。下殿礼祖。三槌磬白日子。顶礼方丈和尚毕。对面展具。大众和合普礼三拜后。又礼影堂。到方丈听和尚升座说法。这个早上闹得亦乐乎。下午吃普茶。和尚在斋堂讲茶话。律下不用升座。古来丛林有钟板才叫常住。否则不叫常住。云居山现在说是茅蓬。又象丛林。文不文。武不武。不管怎样。全由方丈当家安排。他们不在。我来讲几句。把过去诸方规矩讲给初发心的听。既然到此住茅蓬。

就要痛念生死。把生死二字挂在眉毛尖上。那里搅这些把戏。参学的人要拿得定主宰。不要随时节境界转。古人婆心切。正是教人处识得自己。指示世人於二六时动静处。不要忘失自己。镇州金牛和尚每日自做饭供养众僧。至斋时舁饭桶到堂前作舞。呵呵大笑曰。「菩萨子吃饭来。」僧问云门。「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。」门曰。「胡饼。」后人有诗曰。「云门胡饼赵州茶。信手拈来奉作家。细嚼清风还有味。饱餐明月更无渣」这是祖师在你一举一动处点破你。使你明白一切法都是佛法。衢州子湖岩利纵禅师於门下立牌曰。「子湖有一隻狗。上取人头。中取人心。下取人足。拟议即丧身失命。」僧来参。师便曰。「看狗。」五台山秘摩岩和尚常持一木叉。每见僧来礼拜。即叉其颈曰。「那个魔魅教汝出家。那个魔魅教汝行脚。道得也叉下死。道不得也叉下死。速道。速道。」吉州禾山无殷禅师。凡学人有问。便答曰。「禾山解打鼓。」其餘还有祖师专叫学人抬石挑土等等不一的作风。会得了。一切处都是道。会不了的。就被时光境界转。这里不如法。那里不随意。只

见境风浩浩。摧残功德之林。心火炎炎。烧尽菩提之种。生死怎样能了呢。般般不如意。种种不现成。正好在这里降伏其心。在境上作不得主就苦了。说得行不得固然不对。但我们连说也说不得。就更加惭愧了。苏东坡在镇江。一日作了一首赞佛偈曰。「圣主天中天。毫光照大千。八风吹不动。端坐紫金莲。」将此偈寄到金山给佛印禅师印证。师看完。在诗后批了「放屁放屁」四字。便寄回苏东坡。东坡见批就放不下。即过江到金山。问佛印说。「我的诗那里说得不对。」佛印曰。「你说八风吹不动。竟被两个屁打过江来。」我们说得行不得。也和东坡一样。一点小事就生气了。还说什么八风吹不动呢。出家人的年岁计算。和俗人不同。或以夏计。过了几个夏。或以冬计。就说僧夏几多。过了多少冬。就说僧腊若干。今天结夏到七月十五日解夏。十四五六三日名自恣日。梵语钵刺婆刺拿。旧译自恣。新译意。这天使他清众恣举自己所犯之罪。对他比丘忏悔。故曰自恣。又随他人之意恣举自己所犯。故曰随意。这就是佛制的批评和自我批评。现在佛门已久无自恣。对人就

不说直话了。这里非茅蓬。非丛林。不文不武。非牛非马的。今天结夏。也说几句东拉西扯的话应个时节。

四月十六日

今天雨水纷纷。寒风彻骨。大家不避艰辛的插秧。为了何事呢。昔日百丈惟政禅师向大众说。「你为我开田。我为你说大义。」后来田已开了。师晚间上堂。僧问。「田已开竟。请师说大义。师下禅床行三步。展手两畔。以目示天地云。大义田即今日存矣。」大家想想。

百丈老人说了什么呢。要用心体会圣人的指点。我这业障鬼骗佛饭吃了数十年。还是摩头不得尾。现在又不能陪大家劳动。话也没有可说的。勉强应酬讲几句古人的话。摆摆闲谈。志公和尚十二时颂中辰时颂曰。食时辰无明。本是释迦身。坐卧不知元是道。只麽忙忙受苦辛。认声色。觅疏亲。只是他家染污人。若拟将心求佛道。

问取虚空始出尘。「既然坐卧都是道。开田自然也是道。世法外无佛法。佛法与世法。无二无差别。佛法是体。世法是用。庄子也说「道在屎溺。」所以屙屎放尿都是道。高峰老人插秧偈曰。「手执青秧

插满田。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六根清静方为道。退步原来是向前。」
佛法非同异。千灯共一光。你们今日插秧。道就在你手上。坐卧是
道。插秧也是道。低头就是回光返照。水清见天。心清就见性天。
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。和色声香味触法打交道。便不清净。就没有
道了。佛性如灯光。房子一灯光满。房内虽千灯亦皆遍满。光光
不相碍。宇宙山河。森罗万象。亦复如是。无所障碍。能回光返照
见此性天。则六根清静。处处是道。要使六根清静。必须退步。退
步是和楞严经所说一样「尘既不缘。根无所偶。反流全一。六用
不行。十方国土。皎然清静。」这就是退步原来是向前。若退得
急。就进得快。不动是不成的。根不缘尘。即眼不被色转。耳不被
声转等。作得主才不被转。但如何才能作得主呢。汾山老人说。「
但情不附物。物岂碍人」如今日插秧。能不起分别心。无心任运。
就不生烦恼。心若分别。即成见尘。就有烦恼。就被苦乐境界转
了。孔子曰。「心不在焉。视而不见。听而不闻。食而不知其味。
一心不在。即无分别。无分别。就无障碍。食也不知其味了。鼓山

为霖道沛禅师。精究华严。以清凉疏钞和李长者论文字浩繁。不便初学。乃从疏论中纂其要者。另辑成书。由於专心致志。不起分别念故。有一次侍者送点心来。置砚侧。师把墨作点心吃了也不知。侍者再至。见师昏黑。而点心犹在案上。这就是心无分别。食而不知其味。我们今天插秧。能不起分别心。不生烦恼心吗。若能则与道相应。否则坐卧不知元是道。只麽忙忙受苦辛。长期在烦恼中过日子就苦了。烦恼即菩提。要自己领会。

四月十七日

世界上人。由少至老。都离不了衣食住三个字。这三个字就把人忙死了。衣服遮身避寒暑。饮食少了就饥渴。若无房子住。风雨一来无处躲避。所以这三个字一样少他不得。人道如此。其餘五道亦是一样。飞禽走兽虎狼蛇鼠。都要安身住处。要羽毛为衣。也要饮食。衣食住三事本是苦事情。为佛弟子不要被它转。佛初创教。要比丘三衣一钵。日中一食。树下一宿。虽减轻了衣食住之累。但还是离不了他。现在时移世易。佛弟子也和世人一样为衣食住而繁忙。

耕田插秧一天到晚泡在水里。不泡就没有得食。春时不下种。秋到无苗岂有收。可见一粥一饭。来处不易。要花时间。费工夫。劳心力。才有收成。为佛弟子。岂可端然拱手。坐享其成。古人说。「五观若明金易化。三心未了水难消。」出家人不能和俗人一样。光为这三个字忙。还要为道求出生死。因为要借假修真。所以免不了衣食住。但修道这件事。暂时不在。如同死人。古云。「道也者。不可须臾离也。」所以道人行履。一切处一切事勿被境转。修道如栽田。谷子变秧。插秧成稻。割稻得米。煮米成饭。佛性如种子。众生。性与佛无异。自心是佛。故曰佛性。这种子和秧稻米饭相隔很远。不要以为很远。就不相信这种子会成饭。成佛所以要先有信心。即把种子放在田里。等它发芽变秧。这时间又怕焦芽败种。错过时光。就是说修行要学大乘。勿误入小乘耽误前途了。插秧以后要薅草。等於修道要除习气毛病。把七情六欲。十缠十使。三毒十恶。一切无明烦恼都除净。智种灵苗。就顺利长成。以至结果。修行要在动用中修。不一定要坐下来闭起眼睛才算修行。要在四威

仪中。以戒定慧三学。除贪瞋痴三毒。收摄六根如牧牛一样。不许它犯人苗稼。美女在前。俗人的看法。是前面一枝花。禅和子的看法是。迷魂鬼子就是她。眼能如是不被色尘所转。其余五根都能不被尘转。香不垂涎。臭不恶心。甚麽眉毛长。牙齿短。张三李四。人我是非都不管。拾得大士传的弥勒菩萨偈曰。「老拙穿衲袄。淡饭腹中饱。补破好遮寒。万事随缘了。有人骂老拙。老拙自说好。有人打老拙。老拙自睡倒。涕唾在面上。随他自乾了。我也省气力。他也无烦恼。这样波罗密。便是妙中宝。若知这消息。何愁道不了。」也不论是非。也不把家办。也不争人我。也不做好汉。跳出红火坑。做个清凉汉。悟得长生理。日月为邻伴。」这是一切处都修道。並不限於蒲团上才有道。否则就应了四料简的。「阴境若现前。瞥尔随他去。」人生在世。人与人之间。总免不了有时说好说歹的。打破此关。就无烦恼。说我好的生欢喜心就被欢喜魔所惑。三个好。送到老。说我不好的。是我的善知识。他使我知过必改。断恶行善。衣食往不离道。行住坐卧不离道。八万细行。不出四威仪。

中。古人为道不虚弃光阴。睡觉以园木作枕。怕睡久不醒。误了办道。不独白日遇境随缘要作得主。而且夜间睡觉也要作得主。睡如弓。要把身弯成弓一样。右手作枕。左手作被。这就是吉祥卧。一睡醒就起来用功。不要滚过去滚过来。乱打妄想以至走精。妄想人人有。连念佛也是妄想。除妄想则要做到魔来魔斩。佛来佛斩。这才脚踏实地。不怕念起。只怕觉迟。如此用功。久久自然纯熟。忙碌中。是非中。动静中。十字街头。婊子房里。都好参禅。不要只知忙於插秧。就把修行扔到一边为要。

四月二十一日

佛说三藏教。谓诸修行人修因证果。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的时期。才能成功。独禅门修证很快。可以「不历僧祇获法身」两相比较。前者要经千辛万苦才能成功。真是为难。后者只要识自本心。见自本性。当下顿断无明就可立地成佛。快得很。其实条条蛇都会咬人。不论小乘大乘渐教。顿教。想真正到家都不容易。诸位千山万水。来到云居。都是为办道讲修行而来。总以为打了叫香。在蒲团坐下来。止

了静就叫修行。开静的鼓声响了去睡觉。打三板起来上早殿。又是修行。开梆吃粥后。坐早板香又是修行。打坡板出坡。掘地种田。搬砖挑土。屙屎放尿。认为打闲岔。就忘记修行了。坛经说。「自性能含万法是大。万法在诸人性中。」若单以坐香上殿为修行。出坡劳动时功夫往那里去了呢。坐香上殿时功夫又从何处跑回来呢。以出坡劳动为打闲岔。有一处不能用功。则处处都不是话头。都不能用功了。古人说。「道向己求。莫从他觅。」我年轻时。在外面梯山航海。踏破铁鞋。也是为了修行办道看话头。心中只求贪多。如猿猴摘果一般。摘了这个。丢了那个。摘来摘去。一个都不到手。现在眼光要落地了。才知道以前所为都是不对。楚石老人净土诗云。「人生百岁七旬稀。往事回观尽觉非。每哭同流何处去。抛却净土不思归。香云玛瑙阶前结。灵鸟珊瑚树里飞。从证法身无烦恼。况餐禅悦永忘饥。」人生七十。古来已稀。更难望人人百岁。几十年中所作所为。人我是非。今日回想过去的事。尽觉全非。何以觉得非呢。拿我来说。自初发心为明自己的事。到诸方参学。善知识教

我发大乘心。不要作自了汉。於是发心中兴祖师道场。大小寺院。修复了十几处。受尽苦楚烦恼磨折。天堂未就。地狱先成。为人作法。虽是善因而招恶果。不是结冤仇。就是闹是非。脱不了烦恼。在众人会下。又不能不要脸孔。鹦鹉学语。说几句古人典章。免被人见笑。而自己一句也做不到。现在老了。假把戏不玩了。不再骗人了。不造地狱业了。去住茅蓬吧。就来到云居。结果又是业障缠绕逃不脱。仍然开单接众造业。说了住茅蓬。又搅这一套。就是说得到。做不到。放不下。话头又不知那里去了。脱出那个牢笼。又进这个罗网。寒山大士诗曰。「人问寒山道。寒山路不通。夏天冰未释。日出雾朦胧。似我何由届。与君心不同。君心若似我。还得到其中。」夏天冰未释。就是说我们的烦恼放不下。即如前几天总务长为了些小事闹口角。与僧值不和。再三劝他。他才放下。现在又翻腔。又和生产组长闹起来。我也劝不了。昨天说要医病。向我告假。我说。「你的病不用医。放下就好了。」我这些话只会说他人。不会说自己。岂不颠倒。修行虽说修了几十年。还是一肚子烦

恼。食不下。睡不着。不知见什么鬼。误了自己还是误谁。临插秧他就去了。我自己也不是的。说易行难。

莫造来生业。回头种福田。前生没有脚踏实地做功夫。没种好善因。所以今生冤家遇对头。都来相聚了。年轻人要留心。不要学我放下。我痴长几岁。有点虚名。无补真参实学。各位要种好因。须努力自种福田。

四月二十二日

出家人天天讲修道。如何谓之修道呢。修是修造。道是道理。理是人的本心。这心是怎样的呢。圣言所表。心如虚空。说一个空字有点笼侗。空有顽真之分。我们眼所见的虚空。就是顽空。那不变随缘。随缘不变。灵明妙用。随处自在。能含一切万物的才是真空。修行人要明白这样的真空。识自本心。见自本性。清清白白。明见无疑。就是见道。拿北京来作比喻。若从地图看北京。有方的圆的。横的竖的。宫殿街道。南海西山等等名目。看到能背得出。终不如亲到北京一次。随你提起那里。他不用看图就能说得清清楚楚。只看

图而未曾到过北京的人。别人问起来虽然答得出。但不实在。而且有很多地方答不出的。修行人见道之后如亲到北京。亲见「本自清净。本不生灭。本自具足。本无动摇。」能生万法的本性。不同依文解义的人。只见北京图而未亲到北京。空就能摆得开。无挂无碍。不空就摆不开。就有挂碍。所说和所作就不一样。所以说。「空可空非真空。色可色非真色。无名名之父。无色色之母。」色空原来无碍。若实在明见此理。则任他天堂地狱。随缘不变。不变随缘。无挂无碍。不明此理的人。虽能说得天花乱坠。也无真实受用。古来有一位老修行。在大众会下住了多时度量很宽。待人厚道。常常劝人放下放下。有人问他。「你这样劝人教人。你自己做到没有」他说。「我在三十年前就断无明了。还有什么放不下呢」后来觉得在女众会下。还是有些不自由自在。所以就跑到深山住茅庵去。这回独宿孤峰。无人来往。自由自在。以为就真无烦恼了。谁知有一天在庵中打坐。听到门外有一群牧童。吵吵闹闹的说到庵里去看看。有说不要动修行人的念头。又有说既是修行人。念头是

不会动的。后来牧童都进去了。

老修行坐蒲团没有理他。他们找喝的找吃的闹个不休。老修行不动声。牧童以为他死了。摇他也不动。但摩他身上还有暖气。有人说。「他入定了。」有人说。「我不相信。」於是有人拿根草挑他的腿。老修行还是不动。挑他的手也不动。挑他的肚脐也不动。挑他的耳朵亦不动。挑他的鼻孔。老修行忍不住。打了一个喷嚏。於是大骂道。「打死你这班小杂种。」那时观世音菩萨在空中出现说。「你三十年前断了无明的。今天还放不下吗。」可见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。说得一尺。不如行得一寸。不被境转真不容易。憨山大师风闲歌说。讲道容易修道难。杂念不除总是闲。世事尘劳常挂碍。深山静坐也徒然。我们既为佛子。若不下一番苦心。徒然口说。是无补於实际的。

四月二十三日

佛教的月刊上常说。佛门遭难。滥传戒法。规矩失传。真理埋没。这些话我也常讲。前几十年我就说。佛法之败。败於传戒不如法。

若传戒如法。僧尼又能严守戒律。则佛教不致如今日之衰败。我自己惭愧。初出家时不知什么是戒。只知苦行。以为吃草不吃饭等等就是修行。什麼大乘小乘三藏十二部都不知道。鼓山是福建省的名胜地方。有几百僧入。有丛林。有茅蓬。远近闻名。我就到鼓山出家。鼓山传戒期间只有八日。实际传戒工作只有四五天。从四月初一日新戒挂号进戒堂后。马上就教规矩。省略了很多手续。又没有比丘坛。新戒受戒什么名目都不知。初八日在头上燃了香。戒就算受完了。后来我到各处一跑。传戒的情形各有不同。天台山国清寺戒期五十三天。尽是小和尚受戒。普陀山戒期十八天。名叫罗汉戒。天童寺戒期十六天。宝华山戒期五十三天。安徽宁国寺戒期三天。徽州某寺戒期更快。一昼夜就完事。名叫一夜清。后来看经律。才知道这样苟且传戒是不如法的。楞严经说。「若此比丘。本受戒师。及同会中。十比丘等。其中有一不清净者。如是坛场。多不成就。」可见三师七证这十师中。有一不清净者。戒就白传。楞严又说。「从三七后。端坐安居。经一百日。有利根者。不起於座。得须陀

洎。纵其身心。圣果未成。决定自知。成佛不谬。近代传戒。不问
清淨不清淨。如法不如法了。中国佛教。自汉明帝感腾兰二尊者。
初来此土。不得受具。但与道俗剃发。被服纁条。唯是五戒十戒而
已。高贵卿公从昙摩迦罗乞行受戒法。沙门朱士行为受具足戒之始。
梁武帝从法师受具足戒。太子公卿道俗。从师受戒者四万八千人。
此应是受菩萨戒。唐高宗时宣律师。於净业寺建石戒坛。为岳渎沙
门再授具戒。撰坛经。宋真宗升州崇胜寺。赐名甘露戒坛。诏京师
立奉先甘露戒坛。天下诸路皆立戒坛。凡七十二所。皇帝立的戒坛。
受戒的人要经过考察的。初受沙弥戒。梵语沙弥。华言息慈。谓息
恶行慈也。七岁至十三岁名驱乌沙弥。初。小儿出家。阿难不敢度。
佛言。「若能驱食上乌者听度。」十四岁至十九岁。名应法沙弥。
谓正合沙弥之位。以其五岁依师调练纯熟。堪以进具也。二十岁
至七十岁。叫名字沙弥。本是僧之位。以缘未及。故称沙弥之名。
比丘戒要年满二十岁才能受。很严格的。有未满者。佛听从出世日
算至现在。以闰年抽一月。以大月抽一日。补足助成二十岁。古有

许多大祖师。未拘定年龄者也不少。清代以来。皇帝是菩萨应世。如顺治出家。康熙雍正都受菩萨戒。由国主开方便。凡是僧人不经考察。都能受戒。不知慈悲反成不好。以前传戒还可以。如宝光寺。昭觉寺。宝华山。福州鼓山。怡山等处。犹尚慎重。其他丛林小庙都在传戒。乃至城隍土地。会馆社坛。都传起戒来。我因此三坛正范。后跋略云。「更有招帖四布。诱煽蛊惑。买卖戒师。不尊坛处。即淫祠社宇。血食宰割之区。乱为坛地。彼此迷惑。窃名网利。袭为贸易市场。本是清净佛土。翻为地狱深坑。」近来弘化月刊。指责滥传戒法的话。说得更不好听。我过去每年也在传戒。地狱业造了不少。其中有点缘故。欲想挽回后进。也不得已而为之。我初到云南鸡足山。看不到一个僧人。因为他们都穿俗服。所以认不出谁是僧人。他们全不讲修持。不上殿堂。连香都不烧。以享受寺产。用钱买党派龙头大哥以为受用。我看到此情形。就发心整理鸡足山。开禅堂。坐香。打七。无人进门。讲经。无人来听。后来改作传戒。从前僧家未有传戒受戒者。这回才初创。想用戒法引化。重

新整理。因此传戒期限五十三天。第一次就来八百多人。从此他们才知有戒律这一回事。慢慢的劝。他们也渐渐和我来往。渐知要结缘。要开单接众。要穿大领衣服。要搭袈裟。要上殿念经。不要吃烟酒荤腥。学正见。行为逐渐改变。我藉传戒。把云南佛法衰败现象扭转过来。鼓山以前传戒只八天。只有比丘优婆塞进堂。没有女众。各处远近寄一园与传戒师。给牒。在家人搭七衣。称比丘比丘尼。名为寄戒。我到鼓山改为五十三天。把这寄戒不剃发搭衣等非法风气都改了。很多不愿。反对的。弄到有杀人放火的事件发生。岂非善因反招恶果。请慈舟法师来鼓山办戒律学院。他自己行持真是严守戒律。我很敬重他的。办道这事。总在自己。不在表面。古来三坛戒法。每一坛都要先学足三年才传授的。佛灭后。上座部至五百部。事情复杂多了。佛在世时亦方便。有十七群比丘。年未满二十而受比丘戒的祖师也多。如不讲忏悔。纵至百岁亦是枉然。每见几十岁的老法师不守戒的也不少。这些情况。老禅和子都知道。初发心的谨慎护戒。学习大小乘经律论。以求明白事理。清

净觉地。本来不染一尘。但佛事门中就不舍一法。出家受戒。先受沙弥十戒。此十戒中。前四是性戒。后六是遮戒。此受比丘戒。有二百五十戒。尼众有三百四十八戒。不离行住坐卧四威仪和身口七支。菩萨三聚净戒。一摄律仪戒。无恶不断。起正道行。是断德因。修成法身。二摄善法戒。无善不积。起助道行。是智德因。修成报身。三摄众生戒。无生不度。起不住道。是恩德因。修成化身。持戒有小乘大乘之别。小乘制身不行。大乘制心不起。小乘在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中制身不犯。大乘连妄想都打不得。一打妄想就犯戒。大乘讲虽容易。行起来就难了。舍利弗过去在因地中想行菩萨道。离开茅庵。不做自了汉。发大愿心。入世度众生。到十字街头打坐去。有一天。见一女人大哭而行。舍利弗问她何故如此伤心。女曰。「我母亲有重病。医生说要世人活眼睛才医得好。这事难办。我感到失望。所以伤心痛哭。舍利弗曰。「我的眼睛给你好不好。」女曰。「谢谢你。真是菩萨。救苦救难。」舍利弗遂把右眼挖出来给她。女曰。「错了。医云须用左眼才对。」舍利弗勉强又把左眼挖出给

她。女人拿起左眼闻一闻。说。「这眼是臭的。不能用。」弃之而去。舍利弗觉得众生难度。便退了菩萨心。六十小劫变蛇。你看修行菩萨道不难。受比丘戒时。戒和尚问。「汝是丈夫否。」答曰。「是丈夫。」受菩萨戒时。戒和尚问。「汝是菩萨否。」答曰。「是菩萨。」问。「既是菩萨。已发菩提心未。」答曰。「已发菩提心。」既如此说。就要做得到。否则。脚未踏实地。被人骂一句就放不下。动起念头。就招堕了。既受了三坛大戒。你我想像。不像沙弥比丘菩萨呢。自检讨去。

四月二十五日

我今天在过堂的时候。看见各人吃饭。渐渐有些散乱。吃饭时候容易散乱。亦正好对治散乱。世人不知人身之宝贵。大涅槃经偈曰。「生生为人难。值佛世亦难。犹如大海中。盲龟遇浮孔。」杂阿含经曰。「大海中有一盲龟。寿无量劫。百年一遇出头。复有浮木。只有一孔。漂流海浪。随风东西。」盲龟百年一出。得遇此孔。凡夫漂流五趣海。还复人身。甚难於此。显扬论曰。「一日月之照临。名一世界。」

这一世界。九山八海和四洲。「九山是。须弥山。持双山。持轴山。担木山。善见山。马耳山。障碍山。持地山。小铁围山。八海是。七个香水海和一个大咸水海。须弥山与持双山之间乃至障碍山与持地山之间。当中都有一重香水海。八山之间。共七香水海。最后持地山与小铁围山之间。有一重大咸水海。此海中有东西南北四洲。盲龟在大咸水海。百年一出头。要碰入这漂流不停的浮木之孔。四教仪说。「在因之时。行五常五戒。中品十善。感人道身。」四洲中北洲无贵贱。馀三洲有轮王。粟散王。百僚。台奴。竖子。仆隶。姬妾之分。皆由五戒十善之因。有上中下不同。故感果为人。有贵贱不等。我们现在已得人身。又闻佛法。就要依教奉行。依戒定慧种种法门降伏其心。如照律下修行。则一天到晚。持毗尼日用五十三咒。佛制。「比丘食存五观。散心杂话。信施难消。」大众闻磬声各正念。维那在斋堂念了供养咒之后。念此偈。说毕。比丘吃饭时要存五观。一。计功多少。量彼来处。（一钵之饭。作夫汗流。）二。忖己德行。全缺应供。（缺则不易。全乃可受。）三。

防心离过。贪等为宗。（离此三过。贪瞋痴也。）四。正事良药。为疗形枯。（饥渴病故。须食为药。）五。为成道故。应受此食。（不食成病。道业何成。）五观若明金易化。三心未了水难消。要常存惭愧心。莫失正念。闻声悟道。见色明心。不要心外见鬼。各存正念者。一声磬念一声佛也。不说人我是非。散心杂话。施主一粒米。大如须弥山。若不自了道。披毛戴角还。修因感果如种田。水养禾苗。如智水润心田。能念念在道。则处处都是道场。善用心者。心田不长无明草。处处都开智慧花。既然人身已得。佛法已闻。就要努力修行。勿空过日。

四月二十六日

凡在三界之内。都要六道轮回。六道之中。分三善道。三恶道。天人。阿修罗。是三善道。畜生。饿鬼。地狱。是三恶道。六道之中。每一道都有千品万类。贵贱尊卑各各不同。故。「譬如诸天共器饮食。随其福德。饭色有异。上者见白。中者见黄。下者见赤。」欲界诸天有淫欲。四天王天与人间同。忉利天淫事与人间

略异。只过风不流秽。夜摩天则执手成淫。兜率天但对笑为淫。化乐天以相视为淫。他化以天暂视成淫。楞严经说。「如是六天形虽出动。心迹尚交。自此已还。名为欲界。」色界已无淫为欲。还有色身。楞严经说。「是十八天。独行无交。未尽形累。自此已还。名为色界。但无粗色。非无细色。」净名疏云。「若不了义教明无色界无色。若了义教。明无色界有色。」涅槃云。「无色界色。非声闻缘觉所知。」楞严经云。「是四空天。身心灭尽。定性现前。无业果色。从此逮终。名无色界。」三界轮回淫为本。六道往返爱为基。可见有淫就有生死。断淫就断生死了。三界六道。身量寿命。长短不同。非非想处天。寿长八万大劫。还是免不了生死轮回。三界无安。犹如火宅。我们打算出火宅。就要好好的修行。

四月二十七日

有一件事要嘱咐各位的。近日各处来信问本寺是否传戒。大家知道的。我在这里是住茅蓬。各位有缘。所以共住在一块。现在要响应政府号召。自给自食。若人多了。一时生产不及。粮食就买不到。

各位向外通信。切不要说这里传戒。因为这里不能多住人。本寺的新戒曾要求我说戒。我看时节因缘。或在这里说方便戒是可以的。但不能招集诸方新戒。若人过多。食住都成问题。现在农事忙到了不得。幸而秧已插了。但还有很多事要忙的。天天要吃饭。若不预为计划。就没有得吃。老鼠都有隔年粮。我们也要有打算。时光迅速。又快到夏至了。夏至后日渐短。夜渐长。阳气收了。人身造化。和天地一般。身心动静。行住坐卧。要顺时调护。动中有静。静中有动。动勿被动转。静勿被静转。定是体。慧是用。真是静。俗是动。二谛园融。与天地之气一般。修行办道。无非调停动静而已。动静如法。随心所安。动静不如法。被境所迁。欢乐苦日短。忧愁叹日长。时光长短。唯心所造。一切苦乐。随境所迁。昔日有一禅和子在鼓山挂单。有一生癞病僧。别人看见都讨厌他。这禅和子年纪才二十多岁。很慈悲细心照顾病僧。病僧好了。与禅和子一同起单。病僧曰。「我多谢你的照顾。病才医好。否则我早就死了。你和我一齐到我小庙去住住吧。」禅和子说。「我先朝五台。将来再到你小

庙去。「禅和子朝完五台。回到鼓山。访那病僧。那病僧就在一金
丝明亮的寺门边迎接他说。「等你很久了。这么迟到。「便倒一
杯开水给他喝。禅和子说。「路上未吃饭呢。「病僧说。「请稍等一
下。饭就送来。「病僧便去牵牛。犁田。播种。拔秧。插秧。薅草。
割稻子。碾米。作饭。不知怎样搅的。顷刻间饭就弄好了。饭吃完之
后。禅和子想告假去。病僧请留一宿。迨天明下山。则江山依旧。人
事全非。已改朝换代过了很多年了。我们苦恼交煎。日子非常难
过。他上山住一日夜。吃一顿饭下山。就改了朝代。过了很多年月。
罗浮山沙门慧常。因采茶入山洞。见金字榜罗汉圣寺。居中三日而
出。仍在茅山。人间五年矣。你看时间长短。是不是唯心所造呢。
只要你能定慧园融。二谛融通。深入三昧。一念无生。则见无边刹
境。自他不隔於毫端。十世古今。始终不离於当念。行住坐卧。不
要心外见法。每天不被境转。任你暑去寒来。与我不相干。如如
不动。念念无生。这就不被境转。修行就不错过时光了。

四月二十八日

同参道友们来问话。不要客气。直道些好。本来诸方丛林问话的规矩。要恭恭敬敬。搭衣持具顶礼后。问讯长跪。才请开示的。这里是茅蓬境界。不讲究这些。什么道理呢。我现在一天到晚在烦恼中过日。你们多礼。我就更麻烦了。随便随时。那里都可以问。可以说。禅和子在巷里牵牛直来直去。譬如说点灯。用的是香油。就是香油。是洋油就是说是洋油。你用功是念佛就谈念佛。是参禅就谈参禅。有那样便说那样。洒洒脱脱的好。若说我样样都不晓得。请你慈悲开示。这就是虚伪了。如隔山隔江招手。他也知你的长短。本来法法都是了生死的。念佛。看经。礼拜。种种法门。对机而说。你是什么机。对你说什么法。「佛说一切法。为度一切心。若无一切心。何用一切法。」如君臣药配合妥当。吃了出一身大汗。病就好了。病好了。药就不要了。古人说。「但尽凡心。别无圣解。」凡夫心尽。当下是佛。不用向外驰求。向外驰求。即是外道。心外一无所得。自心是佛。凡夫心。就是执著心。生气。生欢喜。毁誉动心。贪色。贪财。穿好。吃好。偷懒。打无明。不上殿。

等等习气毛病。甚至想成佛。都是凡夫心。若能凡圣双忘。一切处如如不动。不向外求则见自心是佛。辞亲割爱。以参禅念佛等法门除此等凡心。以毒攻毒。病去药除。同参们请开示。常说妄想多。这不要紧。不参禅。不念佛。你还不知有妄想。因为用功回光反照。就知道有妄想。识得妄。你不要理会他。如如不动。若生心动念。就见鬼了。日久功深。水滴石穿。口诵心惟自然归一。参禅可以悟道。念佛忘了我也能悟道。一念不生。直下承当。这里正好用功。希望各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

四月二十九日

讲起办道。诸佛菩萨只叫除习气。有习气就是众生。无习气就是圣贤。圣贤的妙用。识得则烦恼是菩提。识不得则菩提成烦恼。烦恼与菩提。如反掌覆掌。这些话说是容易。行就为难。所以鸟巢禅师说。「三岁孩儿虽道得。八十老人行不得。」虚云惭愧万分。习气深了。不能回头。不能放下。到这里住茅蓬。本想榔栗横担不顾人。直入千峰万峰去的。常住的事不要我理。理了就是多管闲事。从前

当过两天家。习气难除。至今放不下。事情看不过去的偏爱讲。当家说过。今早不出坡。我还叫出坡。有人说我这就是封建。是多管。这件事公说公有理。婆说理更多。当家说大众太辛苦了。休息一下是对的。但国家号召我们努力生产。我们借了政府几万斤米。怎能不响应号召努力生产呢。虽然要大家吃苦。这是有理由的。我要开腔多嘴。是怕下半年买不到米。因为我们每人每日买米一斤半。现在木匠买米已节约减了三两。我看我们也快要减的。米少了又不增产就不够食。若今天休息。明天是初一又休息。后天若下雨。那就一连休息三天不出坡。岂不误了生产。有此原因。你们说我封建就封建。但我封建中有不封建。专制中有不专制。和有强权无公理的不同。现在春雨土松若不趁这时候多辛苦一点。请问下半年吃什么呢。虽说辛苦。但我们比山下的老百姓已经好得多了。他们这几天帮我们插秧才有大米饭吃。每天光头淋雨还不敢躲懒。一懒我们就不用他。所以这么苦。他们还要干。我们没他们这么苦何以还说苦呢。

端午

今天端午节。本是世俗的纪念日。佛门不在这里执著。虚云以前也随顺世情。住近城市也有人送粽子。常住也随俗过节。现在云居山没有人送粽子来。粽子本来是给鬼吃的。我们何必要包粽子。包粽子费工夫。所以只煮糯米饭应节算了。人生世上。总宜流芳千古。切勿遗臭万年。国家所重的是忠义节烈。佛门弟子。一念无生。认识本来面目。谁管他什么吉凶祸福。但未见无生的。就逃不出吉凶祸福。这几天闹水灾。去年闹水灾也在这几天。今年水灾怕比去年更坏。我放不下。跑出山口看看。只见山下一片汪洋大海。田里青苗比去年损失更多。人民粮食不知如何。我们买粮也成问题。而且买粮的钱也没有。所以要大家刻苦度过难关。这次没有米买。幸蒙政府照顾。买到谷子。以前买米每人每日一斤半。现已减了四两。只能买二十两米。以谷折米。要打七折八折。一百斤谷子作七十斤米。要多买也不行。买谷比买米吃亏。买麦面一担二十几元。一担面粉等於两担米钱。更化得多了。但不买又不行。所以要和大家商

量节约省吃。从此不吃乾饭。只吃稀饭。买谷怕买不到。自己种的又未长成。先收些洋芋掺在粥内吃。洋芋每斤一角二分。价比米贵。好在洋芋是自己种的。不化本钱。拿它顶米度过难关。我们要得过且过。

五月十五日

丛林布萨。一个月內黑月白月两回。梵网经。四分戒本。每月本来都要诵两次。今只半月诵梵网经。半月诵四分戒本。已省略了。梵语布萨华言净住。善宿。又曰长养。谓每月集众说戒经。使比丘住於淨戒中。能长养善法也。佛观一切众生苦恼轮回。背觉合尘。习气除不了。故方便制戒。使众生断除习气。背尘合觉。律所说的戒律。梵语称毗奈耶。华言曰灭。或曰律。新译曰调伏。戒律灭诸过非。故曰灭。如世间之律法断决轻重之罪者。故云律。调和身语意之作业。制伏诸恶行。故云调伏。戒律条文多少。怕你忘记。所以每月二戒都要诵二次。菩萨戒是体。比丘戒是用。内外一如。则身心自在。诵戒不是过口文章。要说到行到。讲到持戒也实在为难。

稍一彷彿就犯了戒。持戒这事。如头上顶一碗油似的。稍一不慎。油便漏落。戒就犯了。半月诵戒。诵完要记得。口诵心惟。遇境逢缘。就不犯戒。不起十恶。佛制半月诵戒之意在此。初发心的格外要慎重。很多人年老还靠不住。果能一生直到进化身窑。那时都不犯律仪。才算是个清净比丘。戒律虽有大小性遮之分。皆要丝毫不犯。持戒清净如满月。实不容易。不可不小心。未曾受戒的。别人诵戒不能往听。只能诵戒前在斋堂听和尚嘱咐。不要忘记出家根本。论到出家。表相不难。不比过去要剃发。现在很多俗人都是光头的。出家只穿上大领衣就名僧人。但谁是真的僧人呢。如人饮水。冷暖自知。务望各自精进。

五月十六日

昨夜说的黑月白月诵两重戒法。这是世尊金口所宣。佛将涅槃时。阿难尊者问佛。未来比丘以何为师。佛曰。「汝等比丘。於我灭后。当尊重珍敬波罗提木叉。如暗遇明。贫人得宝。当知此则是汝等大师。若我住世。无异此也。」波罗提木叉。华言别解脱。谓身口七

非五篇等戒。不犯则能解脱。以波罗提木叉为师。即以戒为师也。戒条既多。怕会忘记。故黑月白月都要诵戒。以便记持不犯。曾受某戒。许诵某戒。听某戒。来曾受过的戒。不许诵。不许听。未受而诵而听就不合法。故诵戒法师在诵菩萨戒前问曰。「未受菩萨戒者出否。」维那答曰。「此中无有未受菩萨戒者。」诵比丘戒也要这样问。佛门弟子共有七众。一。比丘。二。比丘尼。这是男女之受具足戒者。三。式叉摩那。此云学戒女。习学六法故。四。沙弥。五。沙弥尼。这是男女之受十戒者。六。优婆塞。七。优婆夷。此是男女之受五戒者。沙弥不许听诵比丘戒。怕沙弥见比丘犯戒而生我慢贡高。轻视比丘。故诵戒之前。沙弥进斋堂。顶礼长跪。上座抚尺云。诸沙弥谛听。人身难得。戒法难闻。时光易度。道业难成。汝等各净身口意。勤学经律论。谨慎「莫放逸。」沙弥答曰。「依教奉行。」上座又说。「既能依教奉行。作礼而退。」沙弥一拜起。问讯出堂。沙弥出堂之后。才开始诵戒。受了佛戒。当下即得清净戒体。即得解脱。即入佛位。位同大觉。是真佛子。受佛戒。是难

得希有之事。所以受戒后。要谨慎护戒。宁可有戒而死。不可无戒而生。僧祇律云。「波罗脂国有二比丘共伴来诣舍卫。问讯世尊。中路口渴无水。前到一井。一比丘汲水便饮。一比丘看水见虫不饮。饮水比丘问言。汝何不饮。答言。世尊制戒。不得饮虫水故。彼复劝言。长老但饮。勿自渴死。不得见佛。答言。我宁伤身。不毁佛戒。遂便渴死。即生忉利天上。天身具足。是夜先到佛所。礼足闻法。得法眼净。饮水比丘。后日乃到佛所。佛知而故问。汝从何来。为有伴否。彼即以上事答。佛言。痴人。汝不见我。谓得见我。彼死比丘。已先见我。若比丘。放逸懈怠。不摄诸根。虽共我一处。彼离我远。彼虽见我。我不见彼。若有比丘於海彼岸。能不放逸。精进不懈。敛摄诸根。虽去我远。我常见彼。彼常近我。」和这位持戒比丘比较一下。我们是一天到晚乌烟瘴气。和猪八戒一般。那里像佛的弟子呢。佛制。比丘喝水。要用滤水囊。把水滤过才喝。中国现在谁用滤水囊呢。佛又方便。喝水时只许用肉眼观水。不许用天眼观水。因为用天眼观。则水中虫多。皆喝不得。勉强喝了又

犯戒故也。所以不管你看见水有虫无虫。照毗尼日用规定。凡饮水都要持偈念咒。偈曰。「佛观一钵水。八万四千虫。若不持此咒。如食众生肉。」咒曰。「唵。罽瑟波罗摩尼莎诃」。时光易度者。一日十二时辰。昼六时。夜六时。一天二十四小时。一小时四刻。一刻十五分钟。一分六十秒。时间是刹那刹那的过。刹那刹那的催人老。你们沙弥。自出娘胎至今。转眼就二三十岁。你看时光是不是易过。道业难成。初出家的道心都好。日子久了。就懈怠起来。所以说。「出家一年。佛在眼前。出家二年。佛在西天。出家三年。问佛要钱。」既道心不长。道业就难成了。露水般的道心。怎能了生死呢。所以最后就嘱咐你们说。「汝等各净身口意。勤学经律论。谨慎莫放逸。」勤者精进不后退。如孔子所说。学而时习之。不分昼夜。行住坐卧。朝於斯。夕於斯。磨练身心。清静三业。经者。径也。即了生脱死之路径。律者。戒律。即五戒十戒比丘菩萨等戒也。论者。佛大弟子发扬经律妙义的著作。汝等沙弥。既发心为道。要勤学经律论。勿空过日。

五月十七日

昔日赵州问南泉如何是道。泉曰。「平常心是道。」州曰。「还可趣向也无。」泉曰。「拟向即乖。」州曰。「不拟争知是道。」泉曰。「道不属知。不属不知。知是妄觉。不知是无记。若真达不疑之道。犹如太虚。廓然荡豁。岂可强是非耶。」州於言下悟理。我们说古人的空话。说平常心。人人都有。但怎能见得他是道呢。只要识得平常心。则一切处都是道。不识这平常心。就颠颠倒倒了。何故呢。我们不能回光返照。向外驰求。背觉合尘。朝朝暮暮。随境迁流。背道而驰。摸不著自己的脸孔。怎样叫平常心呢。平常就是长远。一年到头。一生到死。常常如此。就是平常。譬如世人招待熟客。只用平常茶饭。没有摆布安排。这样的招待。可以长远。就是平常。如有贵客到了。弄几碗好菜。这就是不平常的。只能招待十天八天。家无常礼。故不平常的招待。是不能长久的。修行人能心无造作。无安排。无改变。无花言巧语等。这就是平常心。就是道。也就是直心是道场的意思。

六祖谓智隍禅师曰。「汝但心如虚空。不著空见。应用无碍。动静无心。凡圣情忘。能所俱泯。性相如如。无不定时也。」这些话。也是说的平常心。与这些话不相应的。是在鬼窟里作活计。就不平常了。昨夜说戒律。初发心的。初生信心。归依三宝。求受五戒。再进步的。知人生是苦。而舍俗出家。入山修道。知比丘尊贵。而受具足戒。又发大心。而受菩萨戒。在戒堂听引礼师苦口叮咛。说到「寒心而生惭愧。」那时怕六道受苦而发道心。闻法泪下。问某戒能持否。都答曰能持。但受戒完了。过些时候。老毛病复发。就退道心。就不平常。反以贪瞋痴为平常了。明道的人。动静无心。善恶无念。性空即无心。无心即道。初出家人。不知佛法如何。规矩如何。修行如何。须知欲了生死。先要循规蹈矩。如孔子之制礼作乐。亦无非教人规矩。与佛戒律无异。执身即除习气。身得自由。则心有依处。古人在行住坐卧四威仪中。有执身次序的偈语曰。「一举佛音声慢水流。诵经行道雁行游。合掌当胸如捧水。立身顶上似安油。瞻前顾后轻移步。左右回施半展眸。威仪动静常如此。不枉

空门作比丘。」以冰清玉洁的音声称念诸佛圣号。这是念佛法门。进一步问念佛的是谁。就是参禅了。若不回光返照。只口念佛而心打妄想。随念迁流。这样念佛就无用。念佛要口念心惟。以智观照。声音不缓不急。如水慢流。口念耳听。不打妄想。念念流入萨婆若海。一声佛号有无量功德。只此一声佛号就能渡无量众生。诵经或照经文直诵。或背诵。或跪诵或端坐而诵。或默念皆可。随文观想。看经中说的什么道理。行道即经行。一步一步不乱。不东歪西倒。如空中雁行有次序。一个跟一个。不紧不疏的行。一切处都是用功。合掌两手不空心。十指紧密。不偏不倒。如捧水一般。若一偏侧。水就倾泻了。站如松。两脚八字。前宽八寸。后宽二寸。身直。头不偏不倚。后颈靠衣领。如顶一碗油在头上一一般。不正则油泻了。行如风。要照顾前后。轻轻移步。鞋不拖地。行楼板不要响。生草不踏。爱护生物。开眼看东西。只展半眼。所看不过三五七尺远。行住坐卧。能具威仪。使人一望生敬。若不先自检责。何以化导群机。既自治之行可观。则摄化之门不坠。有道无道。举止如何。别

人一看便知。心能平常则始终不变。经历风波险阻。此心如如不动。如憨山老人者。就是我们的模范。他老人家生於明朝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十月十二日。十二岁请於母出家。礼南京报恩西林和尚为师。受具戒於无极和尚。二十岁西林和尚寂后。山门大小事。众皆听憨山决之。后从云谷大师在天界坐禅。二十八岁游五台。见憨山甚佳。因以为号。二十九岁阅肇论。悟不迁义。妙峰谓之曰。「且喜有住山本钱矣。」三十岁发悟。说偈曰。「瞥然一念狂心歇。内外根尘俱洞澈。翻身触破太虚空。万象森罗从起灭。」自披剃至七十一岁冬。游双径。上堂说法。启口数千言。不吃一字。侍前传录。疲於奔命。目不暇给。其详细史实。具载年谱中。他老人家一生历史。数十年中环境千变万化。千辛万苦而道心始终不变。这就是平常心。长远心。就是我们的模范。他遣戍雷阳时。作军中吟云。「缁衣脱却换戎装。始信随缘是道场。纵使炎天如烈火。难消冰雪冷心肠。」把他自己坚固不变的心都吐露出来。佛法到今日更衰微。起过不少风波。解放前。全国僧尼还有八十万。去年只餘七万多。还俗的

十占其九。这就是无长远心。无坚固心。烈火一烧。就站不住脚。若是真佛弟子。就要立志。具铁石心肠。先学威仪。循规蹈矩。不怕人说你脑筋不醒。要死心崇奉佛的教诫。由於多劫种下善根。此生才得入佛门。就要努力求道去习气。不入名利场。不当国王差。把心中的习气。一点一点的去。即是大修行人。得入理体。坚固心历久不变。平常心动静一如。

五月十八日

禅门日诵上。载有憨山大师费闲歌十首。讲十件难事。这十件事办不到。就是空费力。就是闲无用。故曰费闲歌。若把这十件事做到。就了生死。十件难事是。体道难。守规难。遇师难。出尘难。实心难。悟道难。守关难。信心难。敬心难。解经难。我与古人一比。自知惭愧。不敢多舂壳子。别人把我当古董看待。以为我有道德。我不敢多说话。别人认为我装憨。此事如人饮水。冷暖自知。並非我客气。古人说。「画虎画皮难画骨。知人知面不知心。」我内心的惭愧谁能知道呢。我骗佛饭吃。比你们多几年。你们不相信我的苦恼。

业障。我的苦恼又说不出。现在只吃空饭。讲话也讲不好。讲的又不是自己的。只是前人的典章。或诸方的口水。都是眼见耳闻的。自己肚里一点也没有。古圣先贤。千佛万佛。传一心印。不说一语。佛祖相传，无非如此。古人说得到行得到。别人不知我的苦恼。还以为我不得。明眼人会说我。你何不自己讲讲自己。前天杭州某人来一封匿名信指责我说。一抑其有以宗匠自命者。咸多墨守偏空。纵有满腹知解。对本分上一点不能相应。阿附权贵。广收门徒。虽名喧一时。亦不足重。……故有秘戒不许滥传于不道不明不圣不贤之人。若遇其人而不传。则必受其殃。若传非其人。亦受其殃。未审大师遇有应传而不传。不应传而传者之事否。（按传者传法也：……）和尚蓄须沙门败类。开千古破戒之风。留后人讥讽之玷。二。云门罹难。不明事机。徒以宿业果报而自慰。造成三僧失踪。一僧身亡。空前未有之惨闻。有此二事。足以证明大师功过深浅矣。孔子说。丘也幸。苟有过。人必知之。「这封信指责我。就是我的善知识。我很感谢他。可惜他的信不署名。又没有回信地址。他说。

「盖以大师之神明。当可知也。倘有缘分。请一回示为禱。」因此我写信到杭州托心文法师打听这封信是谁写的。想和他通个信。他说我以宗匠自命。又说就学人所知者。其能行解相应作法门之龙象。不愧为人天眼目者。舍大师其谁能当之等语。他最初责我以宗匠自命。我何尝敢以宗匠自命。继又赞叹我。舍大师其谁能当之。这些话我实不敢当。问我传法之事。我自己应不应得法也不知。那里敢说传不传呢。谈到和尚蓄须这件事。旁人对我是不清楚的。我初出家时。误学头陀留须发带金箍。那时不明教理。早就错了。后来被善知识一骂就剃了。以后每年剃一次头。每逢除夕洗一次脚。平生不洗澡。既然一年才剃一次头。平常不剃头就不剃须子。我不是有意养胡子的。照佛制度。应该剃除须发。中土风俗。以须眉男子为丈夫相。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。所以中土祖师亦有顺俗留胡子的。说到云门罹难。我不明事机。这事亦与我无干。谁失踪。谁身亡。我也不知。古来酬还夙业果报而罹难的祖师很多。以上的话。由于我放不下而说的。平常会说古人的话来劝人。遇到境界。自己就打

不开。真所谓能说不行空费力。空空论说也徒然。我长年害病。无力行持不能如古人那样要死就死。要活就活。来去自由。初发心同参们。不要提我的虚名。不要听我的空话。要各人自己努力。自不努力。向外求人。都靠不住的。行持不限出家在家。都是一样。讲个典章你们听。云南有一位秤锤祖师。明朝人。姓蔡。住昆明小东门外。父母去世。遗下财产田园。生活过得很好。勤俭劳动。自种菜蔬出卖作零用。妻年轻貌美。好吃懒作。和野汉子私通。蔡虽明知此事也不说她。日子久了。她更胆大。天天和野汉子私通。毫无顾忌了。有一天。蔡很早就出门卖菜。预计野汉尚未离家。就买好酒肉带回家。这时野汉尚未离去。只好躲在床下。蔡入厨弄饭菜。妻觉得不好意思。就去洗脸并帮丈夫弄饭菜。饭菜弄好了。蔡叫她摆碗筷。她摆了两套碗筷。蔡叫她摆三套。我今天请客。她摆好了。蔡叫她请客出来喝酒。她说。「客在那里。」蔡曰。「在房里。」她说。「你不要说鬼话。房里那有客。」蔡说。「不要紧。不要害怕。你请他出来好了。若不出来。我就给他一刀。」妻不得已。

就叫野汉子出来。蔡请野汉子上座。向他敬酒。野汉子以为有毒不敢喝。蔡先喝了再请他喝。野汉子才放心。酒菜吃饱了。蔡向野汉子叩头三拜。说今天好姻缘。我妻年轻。无人招呼。得你照顾很好。我的家财和我的妻。都交给你。请你收下吧。妻和野汉子都不肯。蔡持刀说。你们不答应。我就要你们的命。二人没法。只好答应下来。蔡于是只身空手出门。往长松山西林庵出家。一面修行。一面种菜。后来用功有了见地。再说野汉子财色兼收以后。好吃懒做。老婆天天挨打挨骂吃不消。她悔恨了。跑到西林庵请蔡回家。想重寻旧好。蔡不理她。后来野汉子把家财吃光了。弄到她讨饭无路。她想起蔡的恩情。想报答他。蔡平常好吃昆明的金丝鲤鱼。她弄好了一盘金丝鲤鱼。送到西林庵给蔡吃。蔡收下说。「我领了你的情了。这些鱼我拿去放生。」妻曰。「鱼已煮熟了。怎能放生。」蔡即将鱼放在水里。鱼都活了。直到现在。昆明黑龙潭古迹。还有这种鱼。蔡是俗人。对妻财子禄能放得下。所以修道能成功。奉劝各位。都把万缘放下。努力修行。期成圣果吧。

五月二十日

佛所说法。千经万论。总是要叫众生明自己的心。若人识得心。大地无寸土。众生无量劫来。被物所转。都是心外见法。不知自性。本来无一物。万法了不可得。妄执心外有法。成邪知邪见。既然说识得心无寸土。那就算了。何必还说许多名堂。什么三归五戒。三千威仪。八万细行等等。说这多法门。无非对治众生的心而已。众生习气毛病。有八万四千烦恼。所以佛就有八万四千法门来对治。这是佛的善巧方便。你有什么病。就给你什么药。佛说一切法。为度一切心。若无一切心。何用一切法。众生无量劫来。被无明烦恼。污染了真心。妄认四大为自身相。不知此身毕竟无体。和合为相。实同幻化。今欲返本还原。要先调身。断除习气。把粗心变为细心。从有为到无为。在自性清净心上用功。行住坐卧。一天到晚。如切如磋。如琢如磨。小心谨慎。断除习气。胆要大。心要细。胆大包身。不被境转。心细则气细。否则粗心浮气。这种情形。可以自己检查。一般人在劳苦奔波忙忙碌碌时。就气喘息粗。有定力功夫的

人。再忙也不喘气。一天到晚。总是心平气和的。心心不乱就是定。妄无本体。有定就无妄。就能复本心源。功夫从外头做起。先讲威仪教相。行住坐卧都有威仪。不要说忙得要死。还讲什么威仪。既然作如来之弟子。先圣之宗亲。出入於金门之下。行藏于宝殿之中。就要做到任他波涛浪起。振锡杖以腾空。假饶十大魔军。闻名而归正道。怎能因为忙了就不讲威仪呢。昔日浮山远录公请其首座曰。「所以治心。须求妙悟。悟则神和气静。容敬色庄。妄想情虑。皆融为真心矣。」「以此治心。心自灵妙。然后导物。孰不从化。」「所以有眼的人。看你一举一动。威仪怎样。就知你有道无道。佛在世时。舍利弗初为婆罗门。路逢马胜比丘。见他威仪很好。心生恭敬。从之问法。马胜比丘说。「诸法从缘生。诸法从缘灭。我师大沙门。常作如是说。」舍利弗闻偈得法眼净。归与亲友目连宣说偈言。亦得法眼净。即时各将弟子一百。往诣竹园求愿出家。佛呼善来比丘。须发自落。袈裟被身。即成沙门。你看马胜比丘只是行路威仪好。便成如此功德。这就是以威仪导物。孰不从化的例子。初发心的同

参们。要向古人习气学。一心观照自己。行住坐卧。二六时中。一切无心。不被物转。若不如此。不守本分随妄流转。何异俗人。虽说出家办道。都是空话。各人留心。

五月二十一日

楞严经上佛说「如我按指。海印发光。汝暂举心。尘劳先起。」我们和佛就如此不同。楞严一经。由阿难发起。作我们的模范。全经着重说淫字。由这淫字。说出很多文章来。最初由阿难示现。因乞食次。经历淫室。遭大幻术摩登伽女。以娑毗迦罗。先梵天咒。摄入淫席。淫躬抚摩。将毁戒体。如来知彼淫术所加。斋毕旋归。王及大臣。长者居士。俱来随佛。愿闻法要。於时世尊。顶放百宝无畏光明。光中出千叶宝莲。有佛化身结跏趺坐。宣说神咒。敕文殊师利。将咒往护。恶咒消灭。提奖阿难及摩登伽。归来佛所。阿难见佛。顶礼悲泣。恨无始来。一向多闻。未全道力。殷勤启请。十方如来。得成菩提。妙奢摩他。三摩禅那。最初方便。佛应阿难之请。就说出八部楞严经来。阿难遇摩登伽女。并非做不得主。这是菩萨

变化示现世间。非爱为本。但以慈悲。令彼舍爱。假诸贪欲。而入生死。圆觉经说。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。由有种种恩爱贪欲。故有轮回。若诸世界。一切种性。卵生。胎生。湿生。化生。皆因淫欲而正性命。当知轮回。爱为根本」。所以说。「三界轮回淫为本。六道往还爱为基」。世人有在家。有出家。有为道。有不有道。凡自性不明的。都在五欲中滚来滚去。五欲就是财色名食睡。由此五欲。生出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。七情又捆五欲。因此生死不了。如经所说。「南阎浮提众生。以财为命」。人的投生。起首由於淫欲。及至出生后。就以财为主。广慧和尚劝人疏於财利。谓「一切罪业。皆因财宝所生」。所以五欲第一个字就是财。人有了钱财。才有衣食住。才想女色娶妻妾。人若无财。什么事都办不成。可见财的厉害了。世人总以有财为乐。无财为苦。无财想有财。少财想多财。有了白银。又想黄金。不会知足的。既为自己打算。又为子孙打算。一生辛苦都为钱忙。不知有钱难买子孙贤。无常一到。分文都带不去。极少能把钱财看穿的。从前有三个乞丐。一人手上拿一条蛇。

一人手上拿一个莲华落。一人手上拿一个粪袋。同时行路。看见地上一文钱。头一个乞丐看见就拾起这文钱。第二个说。「我先看见的。这文钱应该归我。」第三个也说。「我先看见的。这文钱应该归我。」三个乞丐就为这一文钱。在路上打起来。衙门差人经过。看见他们打得凶。恐怕打出人命。就把三人带进衙门见官。判断是非。官坐堂上。问明原由。便说道。这一文钱作不得什么用。不要争了。」三人都说。「我穷到一文钱都没有。对此一文怎能不争。」官说。「你们各自说出穷的情形。待我看那个最穷。就判这文钱归那个。」第一个说。「我最穷了。屋漏见青天。衣破无线联。枕的是土砖。盖的是草垫。」第二个说。「我比他更穷。青天是我屋。衣裳无半幅。枕的是拳头。盖的是筋骨。」第三个说。「他们都不如我这样穷。我一饿数十天。一睡大半年。死得不闭眼。只为这文钱。」官听了大笑。这句戏是讥贪官污吏的。世尊说法。讲钱迷人的多得无比。出家也很多被钱迷的。从前是钱。现在是纸。更累死了。离了它就不能过日。你要生产就要工具。没有钱买不到工具。就种

不出东西。我们整天忙。是不是也为这文钱呢。世人衣食足了之后。又贪色。这个色字不知害了多少人。古来帝王由於贪色而致亡国的也不少。昔夏桀伐有施。得妹喜为妻。由此荒淫无道。为商汤所灭。商朝的纣王爱妲己。嗜酒好色。暴虐无道。周武王伐之。兵败自焚死。古时没有电话电报。边方告警。则举烽燧。其法。作高土台。台上作桔皋。桔皋头上有笼。中置薪草。有寇即举火燃之以相告。曰烽。又多积薪。寇至即燔之。望其烟。曰燧。昼则燔燧。夜乃举烽。此台烽燧既作。邻台即相继递举。以告戍守之兵。周幽王宠褒姒。不好笑。王百计悦之。仍不笑。王乃举烽火以徵诸侯。诸侯至而无寇。褒姒乃大笑。后西夷犬戎入寇。王举火徵兵。诸侯不至。犬戎遂杀王於骊山之下。並执褒姒以去。这事叫烽火戏诸侯。贪色之祸。无量无边。说不完了。利和名是相连的。名有好有坏。或是流芳百世。或是遗臭万年。三皇五帝。是圣君贤王的典型。禹受治水之命。八年於外劳心焦思。三过家门而不敢入。开九州。通九道。陂九泽。度九山。遂竟全功。乃定九州之贡赋。立五服之制。四夷宾服。汤

王出。见有罗者祝曰。「从天下者。从地出者。四方来者。皆入吾罗。」汤曰。「嘻尽之矣。」乃命解其三面。留其一面。而告之曰。「欲左者左。欲右者右。不用命者。乃入吾网。」这就是圣君贤王流芳百世的德泽。王莽曹操秦桧等就遗臭万年。诸佛菩萨。诸大祖师。有真道德。虽不求名而名留千古。善星比丘。宝莲香比丘尼。生堕地狱。罪业深重。自然遗臭万年。这个名真害人。说你好。有道德。难行能行就欢喜。就是好名。被骂不高兴。也是为名。说好不好。总被名转。眼前枪易躲。背后箭难防。从前禅堂午后吃了点心粥。有礼佛的。有到监值寮开茶话会的。说你的功夫用得好。就生欢喜。说不好。脸就放下来了。讲小座也是一样。说你好就欢喜。说你不好就不愿意。也是被名转。食也有利有害。君子食无求饱。居无求安。古人一心在道。野菜充饥。心定菜根香。如潭州龙山和尚那样。「一池荷叶衣无尽。满树松花食有馀。刚被世人知住处。又移茅屋入深居」。世人贪食。专在酸甜苦辣咸淡甘辛里打滚。务求珍馐美味。肆意伤生害命以恣口腹。也有吃素的人。弄斋菜还叫

荤菜名。什么捆鸡油肉丸等等名目。这是习气不忘。杀心还在。虽不是真吃荤也犯了戒了。好好丑丑。到肚都变为屎。何必贪求美味。争夺不休呢。好的吃得。屁也多屎也多。有什么好处呢。睡觉更了不得了。贪睡的人更多了。一年三百六十日。一天二十四小时。白天做事。夜里睡觉。平均一年睡了一百八十天。可见睡觉这件事。浪费不少光阴。真害死人。真修行人爱惜光阴。依佛遗教经说。「昼则勤修善法。无令失时。初夜后夜。亦勿有废。中夜诵经。以自消息。无以睡眠因缘。令一生空过。无所得也。」故有睡用圆枕及不倒单等法克服睡魔的。不发道心。不知惭愧。好吃懒做的人。特别贪睡。左边睡醒了又右边睡。而且日以继夜的睡。看经听法。坐香念佛都睡。把大好光阴全都浪费了。究竟出家所为何事呢。古德云。「闻钟卧不起。护法善神瞋。现世减福慧。死后堕蛇身。」汾山老人云。「如斯之见。盖谓初心懒惰。饕餐因循。在万人间。遂成疏野」。又说。「感伤叹讶。哀哉切心。岂可臧言。递相警策。」希有心求道。愿出生死的人。切望勿再被五欲七情所转。努力勤

修。莫空过日。

五月二十三日

世上军令严肃。令行如山倒。谁也不能违他。佛所说法。亦如军令一般。为佛弟子。只有依教奉行。决不能丝毫违犯。前几天说的布萨时上座对沙弥说。「汝等各净身口意。勤学经律论。谨慎莫放逸。」既已出家。就要痛念生死。如救头燃。怎敢放逸呢。勤学经律论。三藏圣教。寻求了生脱死的途径和方法。经律论名为三藏者。因此三者皆包藏文义也。经说定学。律说戒学。论说慧学。故三藏亦即三学。梵语素咀缆藏。或曰修多罗藏。译曰。线。谓佛之言说。能贯穿诸法。如线之贯花鬘也。又译曰经。经者具常法二义。且经之持纬。恰具线义。梵语毗奈耶藏。或曰毗尼藏。译曰灭。谓灭三业过非也。梵语阿毗达摩藏。旧作阿毗昙藏。译曰对法。以对观真理之胜智而名。又译无比法。谓胜智无比也。别名优婆提舍。译曰论。论诸法之性相而生胜智。故别名为论。既受三坛大戒者。便是大丈夫和菩萨。又发了菩提心。就要做大丈夫和菩萨的事。梵语菩提。

此译为道。道者是心是理。心之妙理。体同虚空。遍三界十方。包罗万象。发如是菩提心。就是菩萨大丈夫。诸佛慈悲说三乘法。重指明。就戒律言。佛制比丘。五夏以前。专精戒律。五夏以后。方许听教参禅。可见学戒守戒是佛弟子最重要的事。梵网经有十重四十八轻。犯十重是波罗夷罪。波罗夷此译为弃。或曰退没。或曰不共住。或曰堕不如意处。或曰断头。无餘他胜等。是戒律中最严重之罪也。律中有开有遮。小乘与大乘不同。开者许之义。遮者止之义。许作曰开。禁作者遮。开要看时节因缘。是额外方便。没有因缘是不开的。遮则一遮永遮。小乘与大乘有很多相反的。小乘持即大乘犯。大乘持小乘犯。其详细条章。可看毗尼止持作持等书。具足戒中。比丘有二百五十戒。比丘尼有三百四十八戒。分为五篇。一曰波罗夷罪。译曰断头。其罪最重。如断头不能复生。不复得为比丘也。此篇比丘有四戒。比丘尼有八戒。二曰僧残罪。梵名僧伽婆尸沙。僧者僧伽之略。残为婆尸沙之译。谓比丘犯此戒。殆濒於死。仅有残餘之命。因此而向於僧众忏悔此罪。以全残命。故名僧

残。此篇比丘有十三戒。比丘尼有十七戒。三曰波逸提罪。谓曰堕。谓堕地狱也。此篇比丘有一百二十戒。比丘尼有二百八戒。四曰提舍尼罪。具云波罗提舍。译曰向彼悔。向他比丘忏悔罪便得灭也。

此篇比丘有四戒。比丘尼有八戒。五曰突吉罗罪。译曰恶作。其罪轻。此篇比丘有百众学法。另有二不定法。七灭净法。共一百九戒。

比丘尼有百众学法。七灭净法。比丘除在三际四威仪中严守二百五十戒成三千威仪外。还要在二六时中遵照毗尼日用。持诵五十三咒。如是降伏其心。制身不行。又有三聚圆戒之说。每一戒。皆具摄律仪戒。摄善法戒。摄众生戒之三聚也。如不杀生一戒即具三聚者。

谓离杀生之恶是摄律仪。为长慈悲心是摄善法。为保护众生是摄众生。楞严经云。「若诸比丘。不服东方丝绵绢帛。及是此土靴履裘毳。乳酪醍醐。如是比丘。於世真脱。酬还宿债。不游三界。」小乘有因缘可吃牛奶。菩萨吃不得。丝绵裘毳等亦然。这是小乘大乘开遮持犯的不同。又比丘不拿银钱。不存一米。不吃隔宿饮食。当天化饭吃不完的不留。菩萨开了拿银钱不犯。酒是五根本戒之遮重戒。

大乘小乘不准开。惟大病非酒不治者。白众后可用。戒律开遮因
缘微细。要深入研究才能明白。佛门兴衰。由於有戒无戒。犯戒比
丘。如狮子身中虫。自食狮子肉。所以佛将入灭说涅槃经。叫末世
比丘以戒为师。则佛法久住。佛又说四依法。一。粪扫衣。二。常乞
食。三。树下坐。四。腐烂药。此四种法是入道之缘。为上根利器所
依止。故名行四依。又名四圣种。此法能入圣道。为圣之种。粪扫衣
又名衲衣。凡火烧。牛嚼。鼠咬。死人衣。月水衣。为人所弃与拾粪
之秽物同者。比丘拾之。浣洗缝治为衣曰粪扫衣。又补衲粪扫之衣
片而著用之。故曰衲衣。比丘著此粪扫衣。不更用檀越布施之衣。
在於离贪著也。乞食。梵云分卫。十二头陀经曰。「食有三种。一。
受请食。二。众僧食。三。常乞食。若前二食。起诸漏因缘。所以者何。
受请食者。若得请。便言我有福德好人。若不请。则嫌恨彼。或自
鄙薄。是贪忧法。则能障道。若僧食者。当随众法。请主事人。料
理僧事。心则散乱。妨废行道。有如是恼乱因缘。应受乞食法。」
树下坐。不住房屋。日中一食。树下一宿也。腐烂药者。比丘有病

不请医。不吃新药。只拾别人所弃之腐烂来吃。病医得好医不好。听其自然。今世比丘。谁能守之。一有疾病。中医西医。特效药。滋补品都来了。四依法久无人行了。梵语比丘。此云除谨。又云乞士。破恶。怖魔。比丘为世福田。人若供一饭。闻一法。能除一切饥谨之灾。故曰除谨。云乞士者。上从如来乞法以长慧。下就俗人乞食以资身。故名乞士。乞法谓乞四念处。四正勤。四如意足。五根。五力。七觉支。八正道等三十七道品之法也。破恶是把身口意所造十恶业破除之。转为十善业也。怖魔谓比丘出家脱离。魔眷震动惊怖也。我们既成了比丘。谁能名符其实为真比丘呢。既出家为了生死。就要依法行持。口而诵。心而惟。朝於斯。夕於斯。不要留恋世上的贪瞋痴爱。不要人我是非好吃懒做。

五月二十六日

孔子论语二十篇。第一句说。「子曰学而时习之。」子者。孔夫子。曰者。说也。孔子教人将学过的东西。时常温习。语默动静。念念不忘。若所学彷彿大意。工夫就不相应。不究竟了。世法佛法都是

一样。要学而时习之。佛法是体。世法是用。体是理。是真谛。用是事。是俗谛。要知二谛融通三昧印的道理。不融通就落於偏枯。如离体表用。是凡夫凡情。离事讲心。是不明心地。真俗二谛。名目很多。真是体。俗是用。戒定慧体用都得。都是一个心地中生出种种名字。若能融会贯通。则条条大路透长安。昔有僧问赵州。如何是道。师曰。「墙外底。」曰。「不问这个道。」师曰。「你问那个道。」曰。「大道。」师曰。「大路透长安。」这里说的是什么话呢。请参究参究。那个是道。会过来的处处都是佛法。不明就滞 in 名相上。一天到晚劳碌奔波。种田搏饭吃。与俗人何异。现在世人是光头。僧人穿的也是俗服。此外何处与俗人不同呢。古人说。「心田不长无明草。性地常开智慧花。」这就是透长安的大道。也就是与俗人不同处。耕种的人。田里有草如不拔去。就难望收成。修行人把心里的无明草薅了。那智慧花就长得好。开得好。只要你不被境转。情不附物。无明草就不长了。智慧花一开。则粗言及细语总是说无生。古人行到说到。无空话讲。一问一答。答在问处。

吐露心机。都是妙用。我们心不在道。故被物转。而无智慧。若能痛念生死。全心在道。不分世出世法。是男是女。好看不好看。若一动念。即出鬼被情转了。不分别即不随情转。作得主。古人说。「你有拄杖子。我与你拄杖子。」这是表法。你妄想多了。就是你拄杖子。为了除你的妄想。就教你修数息观。不净观。念佛观。念佛看经。礼佛看话头。给你修行的法门。就是与你拄杖子。你如用功到有把握。就落在无事甲里。有成障碍。是要不得的。这就是你无拄杖子。我夺你拄杖子。病好不用药。就是夺拄杖子。不如是则执药成病。太阳老人说。「莫守寒岩异草青。坐着白云宗不妙也。」参禅念佛。都要时时刻刻口诵心惟。开言吐语。不分别是非。终朝解脱。不烦恼。不生心动念。是有功夫。若无把握而被境转。就苦恼了。用功不得受用。处处波浪滔天。昔佛印禅师入室次。苏东坡适至。师曰。「此间无坐处。」苏曰。「暂借佛印四大为坐。」师曰。「山僧有一问。学士道得即请坐。道不得即输玉带。」苏欣然请问。师曰。「四大本空。五阴非有。居士向什么处坐。」苏遂施

带。师答以一衲。苏述偈曰。「病骨难将玉带围。钝银仍落箭锋机。欲教乞食歌姬院。且与云山旧衲衣。」东坡虽聪明。答不出话。是他脚未踏实地。同参们。如何能踏实地呢。只有口诵心惟。朝斯夕斯的干。

六月初二日

佛灭度后。法住世间有三阶段。正法一千年。像法一千年。末法一万年。善见论云。「由度女人出家。正法唯有五百岁。由世尊制比丘尼行八敬法。正法还得千年。问。千年已。正法为都灭耶。答。不都灭。於千年中得三达智。复千年中得爱尽罗汉无三达智。复千年中得阿那含。复千年中得斯陀含。复千年中得须陀洹。总得一万年。初五千岁得道。后五千岁学而不得道。於一万岁后。一切经书文字灭尽。但现剃头袈裟法服而已。」汾山老人说。「所恨同生像季。去圣时遥。」汾山老人在唐朝。去佛已千馀年。是像法时期。一切事情变迁。水久虫生。法久成弊。付法藏经云。阿难比丘。化诸众生。皆令度脱。最后至一竹林之中。闻有此丘诵法句经偈云。

若人生百岁。不见水潦鹤。不如生一日。而得睹见之。阿难闻已。惨然而叹。世间眼灭。何其速哉。烦恼诸恶。如何便起。违反圣教。自生妄想。此非佛语。不可修行。……汝今谛听。我演佛偈。「若人生百岁。不解生灭法。不如生一日。而得解了之。」尔时比丘。即向其师。说阿难语。师告之曰。阿难老朽。智慧衰劣。言多错谬。不可信矣。如今但当如前而诵。阿难后时。闻彼比丘犹诵前偈。……即入三昧。推求胜德。不见有人能回彼意。便作是言。异哉。无常甚大。劫猛散坏。如是无量圣贤。今诸世间。皆悉空旷。常处黑暗。怖畏中行。邪见炽盛。不善增长。诽谤如来。断绝正教。永当沉没。生死大河。开恶趣门。闭人天路。於无量劫。受诸苦恼。我於今日。宜入涅槃。「楞严经指出」末法时代。邪师说法。如恒河沙。阿难当知。是十种魔。於末世时。在我法中。出家修道。或附人体。或自现形。皆言成正徧知觉。赞叹淫欲。破佛律仪。先恶魔师。与魔弟子。淫淫相传。如是邪精。魅其心腑。近则九生。多逾百世。令真修行。总为魔眷。命终之后。必为魔民。失正徧知。堕无间狱。

「经中说九生百世者。一生一百年。一世三十年。今佛历已是二千九百八十二年。就是百世魔王出现之时。佛灭不久。法句经偈。就有诵为水潦鹤的。时至今日。其讹误更多了。水潦鹤。就是鹭鸶鸟。见之有何意义。解生灭法。能离苦海。故有百岁不解。不如一日能解。所谓有智不在年高。无智空长百岁也。末世邪师。各各自谓是善知识。当参学的人。若无试金石。必从邪沦堕。只见境风浩浩。摧残功德之林。心火炎炎。烧尽菩提之种。末世求道。真不容易。为山老人说。「远行要假良朋。数数清於耳目。住止必须择伴。时时间於未闻。」故云。「生我者父母。成我者朋友。亲附善友。如雾露中行。虽不湿衣。时时有润。」孔子亦曰。「三人行。必有我师焉。择其善者而从之。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」他好跟他学。不会带坏你。不相干的人。种种习气。臭不可闻。和他接近日久。自己也会臭。近朱者赤。近墨者黑。近香染香。近臭染臭。善友粗言及细语。皆归第一义。故宜亲近。末法行人。如我们者。比魔外的本领也。比不上。楞严经说。「色阴尽的。於其身内。拾出蛭蚘。身相宛

然亦无伤毁。於时忽然。十方虚空。成七宝色。或百宝色同时徧满。不相留碍。忽於半夜。在暗室中。见种种物。受阴尽的。能反观其面。各有十种禅那现境。叫作五十种阴魔。迷不自识的。则谓言登圣。大妄语成。堕无间狱。」老子说的。其中有精。和孔子说的。空空如也。是见到识阴的道理。罗汉五阴俱尽。已出三界。我们色阴未尽。与道隔得很远。我忏悔。不过比你们痴长几岁。弄到一个虚名。你们以为我有什么长处。以我为宗就苦了。我比楞严所说的妖魔外道都不如。比祖师更不如。所以每每叫你们参学的要带眼识的人。又要有双好耳。听法能辩邪正。然后将所见所闻的。放进一个好肚里。比较他的是非得失。修行就不会走错路。不上伪善知识的当。现正是末法时代。你到那里访善知识呢。不如熟读一部楞严经。修行就有把握。就能保绥衰救。消息智邪缘。令其身心。入佛知见。从此成就。不遭歧路。又全经前后所说。着重在一个淫字。说。「若诸世界。六道众生。其心不淫。则不随其生死相续。汝修三昧。本出尘劳。淫心不除。尘不可出。纵有多智。禅定现前。如

不断淫。必落魔道。「看楞严经。若不归宗。跑马看花。就不中用。要读到烂熟。就能以后文消前文。以前文贯后文。前后照应。则全经义理了然在目。依经作观。自得受用。古来行者。从此经悟道的很多。温州仙岩安禅师。因看知见立知。即无明本。知见无见。斯即涅槃。当时破句读云。「知见立。知即无明本。知见无。斯即涅槃」。於此忽有悟入。后人语师云。「破句读了也。」师云。「此是我悟处。」毕生读之不易。人称之曰安楞严。希望同参们。无论老少。常读楞严。此经是你随身善知识。如闻世尊说法。就和阿难作同参。

六月初三日

古人说。「勿待老来方学道。孤坟多是少年人。」人到老时。无数痛苦。耳不聪。眼不明。四肢无力。吃不得。睡不得。行不得。这种苦处。年轻人是不晓的。我年轻时和你们一样。看见老来呆。总不愿意。说话他听不到。眼泪水和鼻涕。看见就恶心。怕和老人一块住。现在我老了。才知道老的苦。人老了就一天不如一天。我从

云门闹事后。也是一天不如一天。久已是一朝卧疾在床。众苦萦缠逼迫。朝夕思忖。前路茫茫。道业未成。生死不了。一口气不来。又要投生。「万般将不去。惟有业随身。」少年不修。晚年就会如此。你我现在都是堂堂僧相。容貌可观。皆是宿植善根。感斯异报。就不要把这善根种子打失了。洞山问僧。「世间什么物最苦。」僧云。「地狱最苦。」山云。「不然。向此衣线下不明大事始是苦。」能明大事。即无地狱因。故地狱未为苦。而不了自心最为苦也。想明大事。就要努力精进。不要悠悠忽忽。兀兀度时。白天应缘。遇事要作得主。白天能作主。梦中才作得主。以至病中作得主。则临命终时才做得主。这几样作得主。是由平常能强作主宰而来的。能强作主宰。就易悟道了生死。不悟道。生死不能了。悟道不难。总要生死心切。具长远坚固向道之心。至死不退。今生能不退。虽未悟。来生再努力。何有不悟之理。楞严经二十五圆通。位位都是经过久远劫来。长期修习才成功的。我们生死心不切。不发长远心。病来知念生死。病好道念就退了。所以楞严经说。「凡夫修行如隔

日症。」病时有道。病退无道。无明起时如症。退则好人。故要努力精进。生忏悔心。坚固心。不要今日三明日四。修行要一门深入。一门为正。诸门为助。各修一门。彼此不互谤。谤法轻法慢法都不对。欲想佛法兴。除非僧赞僧。互谤。是佛法的衰相。佛子专心向道。痛念生死。衣不足。食不足。睡不足。昔裴休丞相。送子出家。子是翰林。拜为山佑祖。名法海。训以警策箴云。「衣食难。非容易。何必千般求细腻。清斋薄粥但寻常。粗布麻衣随分际。别人睡时你入睡。三更宿尽五更初。好向释迦金殿内。」为山老人要吃水翰林挑。纵然吃了也难消。回来时。为山老人问他。「你今天说什么话。」法海答曰。「没有说什么。」后来为山老人揭穿他心里话。並说。「老僧一打坐。能消万担粮。」所以出家人不管你出身怎样富贵。到了佛门。就要放下一切。专心向道。才算是本色禅和。

六月十六日

佛说一大藏经。无非讲因果二字。详细分析起来。就无穷无尽。营事比丘。宁自啖身肉。终不杂用三宝之物作衣钵饮食。我以前化缘。随人欢喜布施。除多补少。颠颠倒倒的用。今在此妄作妄为。建法堂。起茅蓬。修厕所牛栏等等。所用的钱。从何处来呢。我守法令不敢剥削。不写信号召化缘。做什么功德。除铸铁瓦有人代化过缘也没有化够。他们监工的拿去旁的地方用。我也不准。怕遭报应。窑上烧砖。为修大殿用的。如拿去作别处用。也怕招因果。经上说。「上物下用报应重。下物上用报应轻。」如塑佛像的用作殿宇。作殿宇的用作僧寮。这是上物下用。相反的就是下物上用。上下之分要认真。年青人修不修放在一边。因果要紧。云居山志上载。即庵慈觉禅师。蜀人。初出川行脚时。欲上云居。先宿瑶田庄。梦伽蓝安乐公告曰。「汝昔在此山曾肩一担土。今来只有一粥缘」。次日午后上山。晚粥罢。值旦过寮相净。闻於寺司。凡新到例遭斥逐。觉心窃疑訝。逾十年。得法於卧龙先禅师。有南康太守张公。亦蜀人。与师亲旧。适云居虚席。请师开法。师欣然应之。以

为前梦不验矣。卜次日上山。当晚宿麦洲庄。忽然迁化。塔至今存焉。近为水湮。一石尚存。他这件事迹。留给后人看。证明因果丝毫不错。昨夜的空话。本可不讲的。因为政府根究。所以不得不说。不是我享受了供众之物。有信在此。可以查看。所化九百五十三元三角中。无衣服款。除买蓑衣缝纫机及支付运费外。所余五百元。作买米用了。以前悟源当家。大家说他不理事。大众袜子都没得穿了。要开会讨论。调整调整。决定每人每年犒劳两套衣服。分上半年一套。下半年一套。通过决议后。去信广州缝七十套衣服给大众师用。回信说。买布有限制。侍办好托人带来。最近已带来了。为什么还不发给大家呢。因为初定规章发衣服。以后改定发单钱。给各人自己去洗衣服。已拿买米的钱发给大家了。所以现存的衣服。留待下半年才发。并且现在不止七十人。故七十套衣服不够发。也不能发了。直纯的信。还说有鞋袜。都被一人收下了。这也因为人多鞋袜少。不够发就不发。等将来凑够数才发。既知一粥之缘都有因果。我岂敢错因果。怕大家不明真相。所以又讲讲这些空话。

现在国家公布了兵役法。年青人都有些心不安了。要知因果不昧。不当兵都有前因。着甚么急呢。於前几朝都有僧兵。如少林五台等处是也。查唐太宗李世民为秦王时。曾用少林寺僧兵平王世充。及后封有功僧十三人。封昙宗为大将军。仍不去僧号。至明成祖赐姚广孝名。始易冠服。而广孝退居。仍穿僧衣。至今北京姚少师祠。於纱帽红袍上。仍复袈裟也。至满清入关后。中国有青衣僧黄衣僧之分。汉僧是青衣。蒙藏是黄衣。国家重用黄衣。清朝僧兵不用青衣。改用黄衣兵。亦有名无实。未曾出过役。只领兵费。现在政府也看重黄衣僧。我们青衣僧也占黄衣僧的光。从前丽江五台山。少林寺。是招集僧兵的地方。明太祖以少林寺僧有武术。也在少林招僧兵。清朝把喇嘛定居在五台山。北京旃檀寺封提督军门。五台山菩萨顶。靖海寺也有喇嘛提督军门都统的职位。受国家的饷。北京雍和宫也领饷。义和团起义。有很多喇嘛僧兵。起初打胜仗。烧天主耶稣教堂。后来失败。由教徒烧杀旃檀寺。这是一报还一报。民国三十年。湖南湖北各省就抽僧兵。当时我向中央申辩。

才得免抽。现在公布兵役法。僧人不当兵是不可能的了。日本全国皆兵。分为现役兵。预备兵等。人人都替国家服务。无一人吃空饭的。我国似日本。将来也是全国皆兵。和平运动和得了。当兵是空话。和不了。难免不打仗。兵者不祥之物。不得已而用之。当必须用兵之时。谁也躲不脱。民国三十一年我在云门。时局紧张。年青人怕当兵。百多僧人同住。我无主宰了。我死不要紧。要把年青人安置好才对。即到后山与山上骚人相商。因他们向不与政府来往。我和他们联络。想到他们那里盖茅蓬。以便年青人有躲避当兵之所。我上山时大雨倾盆。给他们散供养。他们很欢喜。答应我们去盖茅蓬。祖师肉身也好保护。后来就在山上分散开。盖了几处茅蓬。准备有灾难就上山去。过了几年。都没有事。这是自己无主宰。空耽心过虑。后来寺中帮工。知道山上有茅庵。去报告政府。给我大帽子戴。说我造反。该死。现在兵役问题又来了。听天由命。不要惊慌。前生若种了当兵因。今生决逃不了当兵果。而且一切唯心。法法都能成圣贤。当兵也一样修行。僧俗都是这一个色壳子。所不

同者。有没有酒色财气而已。草堂和尚颂曰「乐儿本是一形躯。乍作官人乍作奴。名相服装虽改变。始终奴主了无殊。」戏子只一个身。忽而变男。忽而变女。忽而扮官。忽而扮奴。贫富贵贱。千奇百怪。虽服装不同。还只是一个戏子。八识心王等於戏子。众生色身。如戏台上人物。识得戏子。做什么也好。决不随境分别。妄生憎爱。处处都是道场。关云长是兵。也成了武圣人。不学好的。如秦桧曹操。虽是状元宰相。也下地狱。心好处处好。心坏处处坏。当兵不当兵。何必介意。

六月二十三日

办道这一法。说难也难。说易亦易。难与不难是对待法。古人真实用心。一点不为难。因为此事本来现成。有什么难呢。信不及就为难了。若真正为求了生脱死而办道。能把自身看轻。了身如幻。一切事情看得开。不被境转。办道就容易。人没有不想学好。谁也想成圣贤。谁都怕入地狱。但想是一回事。做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很多人行起来就为难。何以呢。比如世人说好话。恭喜发财。富贵荣

华。谁都欢喜。若说你家败人亡等不祥话。谁都不愿意。可见人人都想好。但何以偏向坏处跑呢。这只由放不下罢了。古来各城市都有城隍庙。檐下挂一个大算盘。是要和人算善恶账的。有一匾额写道。「你又来了。」两柱有一副对联。「人恶人怕天不怕。人善人欺天不欺。」又「天堂有路。人人不肯去。地狱无门。个个要进来。」凡人常动机谋弄巧妙。吃不得亏。事事都计较合算不合算。恶人谁也不敢近。怕吃他的苦头。让他忍他散场了。但因果报应。天是不怕恶人的。我们坐禅念佛。本为了生死。由於无明贡高。不能忍辱。不除习气。虽有修行善因。还免不了苦果。生死不了。随业受报。所以说你又来了。本来在地狱受苦已毕时。十殿阎王吩咐过。叫你不要再来了。再来没有好事。由於你放不下。所以依旧犯罪。去了又来。世人愚迷。作恶不行善。遂招苦果。出家人是不是想出苦呢。如不想脱苦。何必入空门。入空门则了无一物可得。万事皆休。还有什么天堂地狱。但如不证得四大皆空。五阴非有。就不算得入空门。要入空门。最好多多研读楞严经。此经前前后后。所说

不离五阴。其中开五阴而说六入。十二处。十八界。内而身心。外而器界。不出色受想行识五阴。经中说凡说圣。说悟说魔。都是阐明五阴非有。教我们照破五蕴皆空。最后说知有涅槃。不恋三界。指出五阴魔邪。无一不是说五阴。色阴上。淫色是生死根本。杀盗淫妄。是地狱根本。五阴照空。即脱生死。不复轮回。如何照呢。照是觉照。时时刻刻。依经所说。用智慧观照五阴。照得明明白白的。就是五蕴皆空了。在观照之初。未能全无妄想。这不要紧。古人说。不怕念起。只怕觉迟。若妄念一起。你能觉照。就不随妄转。不能觉照的。坐香怕腿痛。礼佛怕腰酸。躲懒偷安。天堂路不通。自然要进地狱。寒山大士诗云。一人问寒山道。寒山路不通。夏天冰未释。日出雾朦胧。似我何由届。与君心不同。君心若似我。还得到其中。一寒者寒冷。冷到夏天冰还未释。日出还雾。我这一片冰心。与君不同。君若似我。就能到寒山中。否则寒山路不通。学道之人。要见五蕴皆空。首先要灰心冷意。纵使炎天如烈火。难消冰雪冷心肠。才能与道相应。昔闾丘胤出牧丹邱。临途之日。乃患头

痛。医莫能治。乃遇一禅师名丰干。言从天台山国清寺来。特此相访。乃命救疾。师乃舒容而笑曰。「身居四大。病从幻生。若欲除之。应须净水。」时乃持净水上师。师乃喫之。须臾祛疹。乃谓胤曰。「台州海岛岚毒。到日必须保护。」胤乃问曰。「未审彼地。当有何贤。堪为师仰。」师曰。「见之不识。识之不见。若欲见之。不得取相。乃可见之。寒山文殊。遁迹国清。拾得普贤。状如贫子。又似疯狂。或去或来。在国清寺。库院走使。厨中看火。」师言讫辞去。胤乃进途。至任台州。不忘其事。到任三日。后亲往寺院。躬问禅宿。果合师言。到国清寺。乃问寺众。丰干禅师院在何处。并拾得寒山子。现在何处。时僧道翹答曰。「丰干禅师院在经藏后。即今无人住得。每有一虎。时来此吼。寒拾二人。现在厨中。」僧引胤至丰干禅师院。开房唯见虎迹。遂至厨中灶前。见二人向火大笑。胤便礼拜。二人连声喝胤。自相把手。呵呵大笑叫唤。乃云。「丰干饶舌饶舌。弥陀不识。礼我何为。」僧徒奔集。递相惊讶。何故尊官礼二贫士。时二人乃把手出寺。即归寒岩。胤乃

重问僧曰。「此二人肯止此寺否。」乃令觅访。唤归寺安置。胤乃归郡。遂置净衣二对。香药等物持送供养。时二人更不返寺。使乃就岩送上。寒山子高声喝曰。「贼。贼。」退入岩穴。乃云。「报汝诸人。各各努力。」入穴而去。其穴自合。莫可追之。拾得又迹沈无所。乃令僧道翹等。具往日行状。唯於竹木石壁。並村墅人家厅壁上所书文句书诗三百餘首。及拾得於土地堂壁上书言偈。並纂集成卷。流通世上。据寒山自己说。「五言五百篇。七字七十九三字三十一。都来六百首。一例书岩石。自夸云好手。若能会我诗。真是如来母。」又云。「家有寒山诗。胜汝看经卷。书放屏风上。时时看一遍。」拾得诗云。「有偈有千万。卒急速应难。若要相知者。但入天台山。岩中深处坐。说理及谈玄。共我不相见。对面似千山。」寒山拾得的诗。流传到今。一向受人尊重。儒家亦多爱诵之。他两大士出口成文。句句谈玄说理。不要把他作韵语读。若作韵语读。则对面隔千山了。

六月二十五日

地藏王菩萨发大誓愿。「众生度尽。方证菩提。地狱未空。誓不成佛。」一切菩萨也如此发心。我们每天上晚殿。也如此发愿说。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烦恼无尽誓愿断。法门无量誓愿学。佛道无上誓愿成。」凡佛弟子无不发此誓愿。证果深浅大小不同。皆由愿力深浅。依愿行持大小而定。佛由众生修成。众生能依愿行持。就是菩萨。就能成佛。既然成佛人人有分。何以一切菩萨发愿度众生。度来度去总度不尽呢。因众生之众字。由三个人字合成。三人成众。众生之数。无穷无尽。十法界中。除佛法界外。其余九法界都属众生。上三界是圣人。已出生死苦海。不受轮回。馀六界都未出生死。九法界内有二圣法界尚有微细习气未尽。所以都属众生。习气有深浅。上三界浅。下六界深。习气深重。业障众故。故叫苦恼众生。这些众生。死去生来。不得休息。势难穷尽。其数量亦复难知。嵩岳无圭禅师对岳神说。「佛七能三不能。佛能空一切相。成万法智。而不能即灭定业。佛能知群有性。穷亿劫事。而不能化导无缘。佛能度无量有情。而不能尽众生界。是为三不能也。」又说。

「定业亦不牢固。无缘亦是一期。众生界本无增减。且无一人能主有法。有法无主。是谓无法。无法无主。是谓无心。如我解佛。亦无神通也。但能以无心通达一切法。既尔众生界本无增减。则度众生亦无所谓不尽也。」六祖坛经解释四弘誓愿曰。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……所谓邪迷心。狂妄心。不善心。嫉妒心。恶毒心。如是等心。尽是众生。各须自性自度。是名真度……又烦恼无尽誓愿断。将自性般若智。除却虚妄思想是也。又法门无量誓愿学。须自见性。常行正法。是名真学。又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既常能下心。行於真正。离迷离觉。常生般若。除真除妄。即见佛性。即言下佛道成。」佛果禅师曰。「究竟佛亦不立。唤甚作众生。菩提亦不立。唤甚作烦恼。」儻然永脱。应时纳祐。古人如此说话。何以我们做不到呢。只是不肯除习气。放不下。作不得主。没有觉照。在不妄中自生虚妄。但能动静忘怀。则水清月现了。政和二年。嘉州奏风雷折古树。中有定僧。爪发被体。诏舆至禁中。译经三藏。金总持令击金以觉之。询其名。曰。「我庐山远法师弟慧持也。因

游峨嵋至此。「问欲何归。曰。「陈留古树中。「诏以礼送之。因图形制赞云。「七百年老古锥。定中消息许谁知。争如隻履西归去。生死何劳木作皮。「达摩祖师。梁朝普通七年。由西天航海到中国。因梁武帝问法机缘不契。便渡江。居嵩山少林寺。面壁而坐越九年。以正法眼藏。传付二祖。化缘既毕。遂端坐而逝。葬熊耳山。起塔少林寺。其年。魏使宋云葱岭回。见祖手携隻履。翩翩而逝。云问师何往。师曰。「西天去。「云归。具说其事。及门人启瘞。棺空。惟隻履存焉。诏取遗履少林寺供养。后人图祖师像。亦画手携隻履。达摩面壁。慧持入定。功夫深浅不同。七百年定功。不可谓不深矣。犹不及隻履西归。我们比慧持定功。又相隔甚远。定功一点都没有。怎能度众生呢。努力放下用功吧。

六月二十七日

佛未出世时。为邪法而在真理之外的外道。印度计有九十六种。谓外道六师。各有十五弟子。师弟之数相加。共九十六也。又称九十五种外道者。谓九十六种中。有一与佛法通。故除去此一而称九十

五也。九十五种外道。各各宗旨不同。都说修行。理路都搞不清楚。议论颠颠倒倒。还有人跟他学。中国古代轩辕黄帝。访崆峒山广成子。也说修道。伏羲画八卦。也说是道。李老君为周朝柱下吏。也讲道。中外古今讲道的人很多。而有浅深不同。与佛相较。就差得很远。谈起佛教的缘由是这样的。教主释迦牟尼佛。刹利种。父净饭王。母摩耶。刹利氏自天地更始。阎浮州初辟以来。世为王。佛历劫修行。值燃灯佛授记。於此劫作佛。后於迦叶佛世。以菩萨成道。上生睹史陀天。名护明大士。及应运时。乃降神于摩耶。当此土周昭王二十四年。甲寅四月初八日。自摩耶右胁诞生。生时放大光明。照十方世界。地涌金莲承足。一手指天。一手指地。周行七步。目顾四方。曰。「天上天下。惟吾独尊。」年十九。二月八日。欲求出家。而自念言。当复何遇。即游四门。见老病死等事。心生悲厌。作是思惟。此老病死。终可厌离。於是夜子时。有净居天人。於窗牖中。叉手言曰。「出家时至。可去矣。」於是诸天捧所乘马足。超然凌虚。逾城而去。曰。「不断八苦。不成无上。」

提。不转法轮。终不还也。」入檀特山修道。始於阿蓝迦蓝处三年。学不用处定。知非便舍。复至郁头蓝弗处三年。学非非想定。知非亦舍。又至象头山。同诸外道。日食麻麦。经於六年。然后夜睹明星。豁然大悟。成等正觉。十二月八日。世尊前行至波罗奈国。鹿野苑中。度五比丘。初为憍陈如说四圣谛法。汝今应当知苦断集。证灭修道。当佛三转四谛十二行法轮时。憍陈如得法眼净。世尊重为四人广说四谛。亦得法眼净。时五人白佛。欲求出家。世尊呼彼五人。「善来比丘。须发自落。袈裟著身。即成沙门。」佛复为说五阴无常。苦空无我。皆漏尽意解。成阿罗汉。於是世间始有五阿罗汉。以后又度耶舍长者子朋党五十人。优楼频螺迦叶师徒五百人。那提迦叶师徒二百五十人。伽耶迦叶师徒二百五十人。舍利弗徒一百人。大目犍连师徒一百人。此一千二百五十人。先事外道。后承佛之化度而得证果。於是感佛之恩。一一法会。常随不离。故诸经之首。列众多云千二百五十人俱。我们跟佛学。现在都是出了家。但出家有四种。一。身出家门不出家。身参法侣。心犹顾恋。二。身在家心出

家。虽受用妻子。而不生耽染。三。身心俱出家。於诸欲境。心无顾恋。四。身心俱不出家。受用妻子。心生耽染。我们自己检查一下看这四料筒中是那一类呢。我惭愧。身虽出家。几十年骗佛饭吃。表面出了家。内心未入道。未证实相理体。未能四大皆空。未能如如不动。这就是心未出家。我就是这样苦恼。还有和我一样的。可见身心俱出家就为难了。古来身在家心出家的大居士。如印度的维摩诘。月上女。末利夫人。韦提希夫人。中国的庞蕴。宋仁宗。张襄阳。都是深通佛法。居尘不染尘。身心俱出家的大祖师多了。都是佛门模范。为后人钦式。弘法利生。作大佛事。功德无量。清朝顺治皇帝。六岁登基。廿四岁出家。这是身心俱出家的。其身心俱不出家的就不要说了。真出家的实在难。能成大器的更不易。扣冰古佛说。「古圣修行。须凭苦节。」黄蘗老人说。「不是一番寒彻骨。怎得梅花扑鼻香。」故出家人能做到底也不容易。了生脱死。门路很多。楞严经有二十五圆通。就有二十五法门。门路虽多。总不出宗教律净。宗是禅宗。教是讲经。律是持戒。净是念佛。这四

法最当机。禅宗虽是直下明心见性。动静一如。头头是道。就禅来说。差别也多。还有邪正大小。种种不一。讲经也一样。要到大开圆解。一念三千。性相融通。事理无碍。念佛亦要念到一心不乱。当下亲证唯心净土。自性弥陀。入萨婆若海。一切法门。都离不了持戒。楞严经说。「摄心为戒。如不断淫。必落魔道。如不断杀。必落神道。如不断偷。必落邪道。若不断其大妄语者。因地不真。果招纡曲。我今先说入三摩地。修学妙门。求菩萨道。要先持此四种律仪。皎如冰雪。自不生一切枝叶。心三口四。生必无因。」佛门旧制。比丘出家。五夏以前。专精戒律。五夏以后。方许听教参禅。何以如此呢。因为修行以戒为体。戒是出生死的护身符。没有戒。在生死苦海中就会沉沦汨没。佛曾以戒喻渡海浮囊。不能有丝毫破损。浮囊稍破。必定沉溺。所以宗教净三家。及一切法门。都以戒为先。但戒定慧三法不能偏废。要三法圆融。才得无碍。持戒若不明开遮。不通大小乘。不识因时制宜。种种妙用。死死守戒。固执不精。成为错路修行。三学圆明。才得上上戒品。种种法门。皆不

出一心。所以一法通则万法通。头头物物尽圆融。一法不通则一切不通。头头物物黑洞洞。一心不生。万法俱泯。能如是降伏其心。则参禅也好。念佛也好。讲经说法。世出世间。头头是道。随处无生。随处无念。有念有生。就不是了。修行人要先除我相。若无我相。尘妄顿亡。我执既除。更除法执。我执粗。法执细。平常讲话。开口就说我什么。我什么。若无我。则什么都瓦解冰消。那一法都无碍。由能无我。也就无人。习气毛病也无有了。既为佛子正信出家。求出离法。就要努力忘我。勿为境转。勿在烦恼中过日子。佛子若不降伏其心。则一念错误。毫厘有差。天地悬隔。一失足成千古恨。如救头燃。严守律仪。如保护渡海浮囊。不容有一点破损。

七月初八日

我是一个闲人。常住什么事都与我不相干。与大众有缘。在堂里摆摆闲谈。百丈大智老人。以禅宗肇自少室。至曹溪以来。多居律寺。虽有别院。然於说法住持未合规度。於是别立禅居。古人一片婆心。为了培育人材。而定规矩。立次序。时至今日。认为这一套

是老腐败。压制人材。要铲除他。打倒他。若留恋旧规矩的就是脑筋未醒。新旧二法彼此冲突。今古不相容。佛世制戒。为除习气。法流东土。因时制宜。百丈创清规。用以辅助戒律而设。既有规矩。得成方圆。一举一动。不越雷池一步。一切威仪次序。人情礼节。动止施为。勤除习气。百丈清规。至今千多年。水久虫生。法久成弊。世道不古。借清规舞弊。所以有人起来反对。另创新规矩。究竟是规矩不好。还是人不好呢。若人不好。有规矩再好也无用。若人好。何用更立什么新规矩呢。可见规矩本无好丑。只是人有好丑罢了。禅和子参禅。禅是静虑。要在静中思虑好歹。择善而从。一切在我。法法皆妙。我若不好。什么法都会成弊。世间法也是一样。法本不坏。由於人心坏。习气多。好法都成为坏法了。凡事能三思而后行。就不致於胡作妄为。立法不是死的。如医生一样。要对症下药。药不对症。就要吃死人。所以医生治病。死执古方是不行的。古云「药不在贵贱。愈病者良。」先圣建丛林。立清规。定次序。安职位。如国家立法一般。非常周密。今天七月初

八日。诸位职事首领。照丛林规矩。要到方丈。向和尚客客气气的退职。这里不是丛林。又无钟板。何以要搅这套把戏呢。我是一个闲人。什么事都与我不相干。还和你颠倒什么。你们说也有理。认为职事有请就有退。是老规矩。每年正月初八。七月初八都是退职日子。初十请职。十二复职。十三送职。十六出堂。当职当了一期。辛辛苦苦。退了职。好歇歇气。丛林下小请职大请职等等规矩很好。初发心的可以参学参学。请职有序职列职先后次序。又有请有退。有请无退之别。肯发心的人。不管这些。古来丛林住持。由国家送的多。公举的也有。但不多。现代没有这把戏。住持一当就不退。就在方丈养老。当家也是一当几十年。天宁寺定老和尚。传几位法徒。高朗当家当到死。冶开和尚当监督许多年。光绪廿一年当方丈当到死。英与和尚光绪十二年当方丈当到死。霜亭和尚。光绪二十二年受戒。直到方丈几十年没有退职。还不是由你发心。妙湛当司水廿一年。当维那十八年。后升首座没有退。湖南超胜。在江天当僧值十三年。别人退职他不退。

常住大众欢喜他。说他是活菩萨。丛林下的把戏会用就好。不会用就变成死法。大家有缘在一块。有粥吃粥。有饭吃饭。出坡开田。如自己小庙一样。有什么职可请。有什么职可退。有什么班首班脚呢。放下吧。不要玩这套假把戏了。还讲什么方丈扁丈等等空话。我只是吃空饭。和你们一样。向我辞职做什么。昔一老宿。畜一童子。並不知规则。一日。有一行脚僧到。乃教童子礼仪。晚间老宿外归。遂去问讯。老宿讶问童子。「阿谁教你。」童子曰。「堂中某上座。」老宿唤僧来问。「上座傍家行脚。是什么心行。这童子养来二三年了。幸自可怜生。谁教上座教坏伊。装来装起。去。」黄昏雨淋淋地被赶出。法眼云。「古人恁么显露些子家风甚怪。且道意在於何。一有动作威仪。就不是本来面目了。圣也不可得。何凡之有。腾腾任运。动静无心。圣凡能所。智慧愚痴。烦恼菩提。皆是如如之道。」大众会得么。执着便刺手。

七月初十日

今日有几位广东居士。入山礼佛。供斋结缘。请我上堂说几句话。我是空空如也的。谨略述四十二章经一部分的故事。与各位结缘。佛言。一人有二十难。贫穷布施难。豪贵学道难。弃命必死难。得睹佛经难。生值佛世难。忍色离欲难。见好不求难。被辱不瞋难。有势不临难。触事无心难。广学博究难。除灭我慢难。不轻未学难。心行平等难。不说是非难。会善知识难。见性学道难。随化度人难。睹境不动难。善解方便难。「谁能过此难关。谁就了脱生死。生值佛世。何以说难呢。若无善根福德因缘。不说遇着佛。遇菩萨罗汉也难。智度论云。「舍卫城有九亿家。三亿明见佛。三亿信而不见。三亿不见不闻。」佛二十五年在彼尚尔。若得多信。利益无穷。佛在舍卫城二十五年。尚有三亿家不见不闻的。以其无善根福德因缘。故虽生值佛世。尚不见不闻。与佛同时在世。相隔很远。不见佛不闻佛的人更多。故无善根之人。虽生佛世也无用处。而且就算在佛身边。为佛弟子。若不依教奉行。也会招堕。如提婆达多是佛的兄弟。善星比丘为

佛侍者二十年。不修行还堕地狱。城东老母与佛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。与佛无缘。不愿见佛。可知见佛闻法之难了。现今佛不在世。善知识代佛弘法。亲近之也能了生脱死。但善根浅薄的。会善知识也难。纵有缘见面闻法。不明所说之义。也无益处。华严初祖杜顺和尚。是文殊菩萨化身。有弟子亲近很久。不知他的伟大。一日告假。要朝五台山礼文殊去。师赠以偈曰。「游子漫波波。台山礼土坡。文殊祇这是。何处觅弥陀。」弟子不会意。及至五台山脚。见一老人。谓之曰。「文殊今在终南山。杜顺和尚是也。」弟子趋归。师已於十一月十五日坐亡。至今关中於是日作文殊忌斋。不具眼识人。虽在善知识面前也认不得他是善知识。又太阳警玄禅师座下。平侍者心地不好。结果叛师离道。收场在三岔路上被老虎吃掉。已会善知识可算不难了。但不依教修行。虽会善知识也无用处。贫穷布施难。豪贵学道难。因贫穷的虽欲布施。有心无力。勉强布施。就会影响自己的生活。所以为难。豪贵人家。有力布施。不能放下身心去学道。也是为难。难

易是對待法。精進勇猛。有大愿力。難的會變成易。疏散放逸。悠悠忽忽。易的也變為難。難之與易。在人不在法。貴能融通。則一切無礙。貧的是前世不施。故感今果。正應盡力布施。豪貴的人身分高。辦事不為難。正好學道。佛弟子阿那律。此云無貧。或曰如意。他過去劫中貧窮。一日。在田里干活。其妻送來稗子飯。適有一辟支佛僧。向他化飯。他說。「這飯很粗。不堪供養大德。請到我家另供好飯吧。」僧曰。「現已正午。若到汝家便過了午。過午我不能吃。就化你這稗子飯吃好了。」他就以稗子飯供養此僧。因此功德。感果九十一劫生天為天王。世世無貧。世世如意。做人王天王不稀奇。由供僧種下善根。得為釋迦佛座下弟子。聞法悟道成羅漢。天眼第一。這更難得。以一飯之因。就有如是好果。貧窮布施。比富貴布施功德更大。可見能打破難關。則貧窮布施亦非難也。菩薩修六波羅蜜。以布施波羅蜜為首。布施之義。說來很多。略說有三。一。財施。舍財濟貧也。二。法施。說法度他也。三。無畏施。救人之危難也。又。

一。净施。谓布施时。不求世间之名誉福利等报。但为资助出世之善根。及涅槃之因。以清净心而布施也。二。不净施。谓以妄心求福报而行布施也。身尚能舍。身外之物更不屑说了。来的四位广东居士。千山万水。朝山礼佛。布施结缘。已经难得。既为求出离法而来。则要发长远心。有进无退。恭敬三宝。不要生分别相。见好的固然要敬。见不好的也莫起憎心。有憎爱心。就有烦恼。就脱不了生死。憎心一起。道心就退。不可不慎。

七月十一日

昨日说四十二章经中的二十难。会过来。难会变易。难易是对待法。难中有易。易中有难。在各人所用不同。不讲别的。就讲贫穷布施难吧。佛弟子行菩萨道。布施为六度之首。施者舍也。四无量心。慈悲喜舍。舍就是布施。舍就能解脱。因为一切。皆非我有。能内外尽舍。自然解脱。布施又有什么难。佛在世时。有一双贫穷夫妻。穷到不得了。住的是破草房。勉强能避风雨。穿的两人仅共一条下裙。没有上身衣服。出门只能一人穿裙。一人赤

身露体留在家里。所以二人每日轮流出门乞食。也就轮流穿这一条下裙。化饭化得多。二人吃得饱就欢喜。也常有化不够吃不饱的时候。甚至化不到而饿肚子也有。有一比丘。已证罗汉果。知他二人多生多劫。未种善根。所以这生贫穷到此地步。特来度他。向他化缘。令他种福。这双夫妻见比丘在门外化缘。男的招呼他在外稍等。回来和妻子商量道。「我二人前世不修。今生如此贫苦。今生若再不修。将来必然更苦。但想布施种福。又没有东西可供布施。二人只有这一条裙。若布施了。便不能出门。二人都要饿死。但若不布施。生亦无用。不如以此仅有之物。诚心供僧。种种善根。死亦值得。」其妻同意。男子於是从小破洞中伸出头来。向比丘说。「大德。请慈悯我。望将此裙代我送去供佛。」比丘悯而受之。持供世尊。时世尊正与频婆娑罗王说法。受此供养。即向大众宣布彼夫妻往劫因缘。他们虽未种善根。只今以一念诚心。尽其所有。施此下裙。其福无量。王闻此事。着二人前往看彼夫妻。见其裸体饿睡地上。因救护之。给以衣食。同诣

佛所。见佛闻法。即证果位。他二人穷是穷极了。但能把布施难这一关打破。就获如此利益。可见难不难在乎一念。没有一定的。昔明代罗殿元撰有醒世诗曰。「急急忙忙苦苦求。寒寒暖暖度春秋。朝朝暮暮营家计。昧昧昏昏白了头。是是非非何日了。烦恼烦恼几时休。明明白白一条路。万万千千不肯修。」这虽是浅白文章。似乎没有很深的道理。但全把我们业障鬼一生的行为描写出来。谁人能脱离这诗的窠臼。谁就是大解脱人。

七月十七日（即西历一九五五年九月三日圆满）

就以我自己而言。一生感果苦得很。常生惭愧。怕错因果。还落因果。少年就想住茅蓬。放下万缘。偷安度日。结果还是放不下。逃不掉因果。庚子年随光绪皇帝到陕西。嫌市朝太烦。故第二次又上终南。到嘉五台结庐。改名隐迹。把茅庐弄好。以为可以安居不动了。但因果不由你。还是隐不住。只得如充军一样。远远的跑。跑到云南鸡足山。那里万里无云的境界。以为躲脱世事了。岂知又出头丛林。事情弄好了。还是站不住脚。又跑到大

理府还宿债。地方弄好了。又到昆明。昆明弄好了。又跑到福建鼓山。革除弊习。结大冤仇。遭昧良者。弄出杀人放火来反对。才把事情平息。以为从此可以放下无事得安静了。詎料又来到广东南华寺。千辛万苦把房子修好了。又撞到云门。恢复庭祖。还是还债。那里想到会祸从天降。逼得我不跑也要跑。可见世上做人。业障是有定数的。进北京装乌龟就好了。又伸出头来辅助和平会。发起中国佛教协会。把大领衣旧规矩保存下来。可已了愿。其时多次夜梦。举手拉木头竖柱子。由於失觉照。妄想纷飞。在京留不住。又到上海杭州苏州办和平法会。后来庐山避暑。还梦上梁修造。因听议将云居划为林场。不忍祖庭废灭。又来还宿债。才知屡梦上梁竖柱。受报有定。直纯的私信。我是不管的。试想我们出家人。还是贪名贪利。人我是非。比俗人不如。好不惭愧。家丑扬出去。被人轻慢。这就可耻了。

